

宣講拾遺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7

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宣講拾遺卷二

目錄

第二訓尊敬長上 衍說一段 旁引古今證鑒數案

賢孫孝祖

勸夫孝祖 附 逆倫慘報

感親孝祖 附 體親養育 歌

仁慈格天 附 賣身養老

埋金全兄

賢女化母

惡婿遭譴

于公孝友

尊敬長上

萬歲爺說如何是尊敬長上許大的世界許多的人民都只是
一箇名分收管得定只是一箇禮體安排得定名分就是
這箇長上了。禮體就是這箇尊敬了。長上不止一項如叔
伯祖父母。伯叔姑娘兒姊之類便是本宗長上。外祖父母。
母舅母姨妻父母之類便是外親長上。鄉黨之間有與祖
父同輩者。有與己同輩而年長者。便是鄉黨長上。如教學
先生。與百工技藝的師傅。便是受業的長上。本處親臨公
祖父母官。各上臺衙門及學校師長。便是有位的長上。這

些倫理名分。若天上地下一定擺列。都該尊敬他。嘗聞先輩家風。凡百事長者說了。卑幼唯唯聽命。近來風俗薄惡。多是少年狂妄用事。任意胡行。見親長有衰弱落薄者。便不伏氣。稱謂他見年高老成人。便說道是古板子。不要放在眼裏。見達官長者。便說道休要畏縮奉承他。只管作大模大樣。不該抗禮的。也強與他抗禮。以為有氣岸。殊不知他年紀大似你。行輩先似你。識見多似你。名位高似你。你是卑幼。他是尊長。如何敢褻慢他。如何敢欺侮他。假如他人輕忽你的祖父。你必不喜。下面人犯你。你亦不堪。何不

將你自己的念頭。轉想一想。再行著這點驕傲的心。眼底無人。必至越禮犯分。做出放膽事來。決非保身全家消息。所以人生天地間。除了孝順父母。第二件就是尊敬長上。尊敬如何行。則隨行。坐則隅坐。有問則謹對。有命則奉承。當揖就揖。當拜就拜。逞不得一毫聰明。依不得一毫勢力。這尊敬兩字。又不是外面假做得的。是一點謙謹畏懼的真心。卽如今日你們心裏。真有一點敬官府。遵講讀聖諭的心。纔叫做尊敬。若只隨班胡混。沒有這一點真心。便聽些講讀。總是故事。口裏尊敬。心中傲慢。如何成得。必要心

宣講拾遺
中真有這尊敬長上的心。外面纔有這尊敬長上的禮貌。假裝不得。又有一等人。外面假裝像箇謙恭。心中其實強很。便要尋長上一箇破綻。定要與長上做一箇對頭。咬文嚼字。無所不至。這等樣人。人面獸心。到底干名犯義。成了名教中罪人。你們各各思量。快要拔出那不尊敬長上的真病根。方好。且我能凡事守禮。加謙謹一分。尊長必然愛重。鄉黨必然稱譽。後生必然效慕。終身纔做得箇好人。若帶些傲慢輕薄。鄉里誰不惡你。遠你那箇服你。縱然才高。發達去了。依然做不得人品。古人說得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我今日雖是子弟。他日就是長上。我也將受別人的尊敬。今日我若不肯尊敬人。後日人亦決不肯尊敬我。將如之何。

賢孫孝祖

世人當知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子所宜報。未思祖父母之恩。原同父母之恩。而孫亦所宜報者也。想祖父母創修產業。辛苦一生。雖爲子計。未嘗不爲孫謀也。且祖父母之愛孫。甚於父母之愛子。何以見之。未見孫面以前。終日盼望。或焚香以禱神明。或積善以求感應。欲得一賢孫接其宗嗣。旣得之。視如掌上明珠。每日叮嚀兒媳。好生看顧。卽製褥被。以閉風寒。處安穩。以防驚悸。若聽孫孫嘯哭。悚然心動。卽雪霜冷夜。必起身探問。自滿月至周歲。每日抱之。教

言教行。自不必說。及能言能行後。而祖父母喜不自勝。卻又出入防匍匐之災。衣食量饑寒之節。卽遇憂悶之境。愁面皺眉。若聽孫孫喊聲。爺爺不由暢然爽快。把一切憂悶全然忘去。或趕集赴會。必辦買食物耍器。歸家別不及問。便呼孫孫令其歡耍。若一時不見。卽徧處尋問。或兒媳供以新鮮異味。必與孫孫同食。孫若不在膝下。甯減口要與孫孫留些。及少有知覺。便教以禮義。令其曉進退之節。訓以詩書。望其入聖賢之途。若受責罰。必多方庇護。設有錯誤。必婉言遮蓋。至弱冠時。當婚娶。雖屬父母主持。而祖父

母也。操理大半。更有一等幼時不幸。或喪父喪母者。其受

祖父母之恩。更屬加倍。

見下案
證詳明

卽極其衰老。一日不瞑目。

一日與兒孫經理事務。一刻不斷氣。一刻與兒孫操持家計。觀此而祖父母之愛孫。不更甚於愛子乎。所謂恩同於父母者。不亦信不誣乎。今世之爲孫孫者。當摸心自問。受祖父母如此之恩。而不誠心孝敬。豈不天良有虧乎。果能誠心孝敬。則報祖父母之恩。卽所以報父母之恩矣。豈不成大孝也哉。今舉一案。誠心孝祖。而得榮顯者言之。西蜀劍州一人。姓陳名清華。乳名春山。其祖名永年。祖母趙氏。

俱年邁。春山生六箇月。父即早逝。母周氏。因家貧子幼。志節不堅。意欲改嫁。不便出脣。終日息氣。不敬翁姑。不恤嬰孩。公婆窺知其意。心甚悲痛。若要許他出姓。孫孫無人乳哺。若不許他。終日息氣。如何度日。於是把媳婦喚到草堂。用好言相勸。宣見媳婦不由我淚流滿面。你聽我把苦情細向爾談。為養兒把俺的肝腸操斷。實指望成人後。事奉殘年。萬不料正青春。短了壽算。撇下咱孤寡獨。實則可憐。也是俺老命鄙。累你運蹇。望賢媳扶老幼。志節要堅。此話不消說家貧如洗。難道跟你餓死不成。你丈夫臨終時。囑咐一徧。至於今。萬不

該說。說出此言。若無後。你改嫁。我也不管。既有兒。又何須另上別船。雖然有後老幼數口。一人怎能養活許多。俺夫婦雖有年。非無能幹。豈靠你一箇人。要喫要穿。小孫孫若成人。早把名顯。到那時豈不是節孝雙全。我也就無此妄想。真不能等著享他的福。小孫孫至今日。周歲未滿。怎忍心離故廬。撇兒一邊。縱改嫁。待孫孫扒動飯碗。或三年。或五載。決不阻攔。講周氏改嫁之心已定。公婆枉說這片良言。那裏肯聽。怎奈公婆不脫口。亦無人敢娶。他便終日禱告。願兒早死。免其掛腳。又生凶心。毒害嬰孩。一日不與乳食。夜間放在被外。凍餓將斃。天明報於公婆。

說是兒得暴病。只恐難愈。祖母忙把春山抱在懷中。放聲大哭。宣見孫孫氣將斷。如刀割膽。想一生命運乖。不禁淚漣。幼年間常疾病。並無生產。四十二纔生下一箇兒男。把孩兒養育成。辛苦千萬。備聘禮。請媒妁。纔把親搬到那時。把俺的肝腸操斷。纔能够把媳婦娶到家園。實指望他夫婦同盡孝念。不料兒三十二命赴黃泉。兒死時。哭得俺幾次氣斷。哭不活。苦命兒痛叫蒼天。幸還撇小孫孫一根苗。線若不然。竟絕俺後代香烟。我終日咐媳婦好生照看。咱居家全靠他。送老歸山。哎孫孫呀你的母要改嫁。苦口相

勸強攔他在家中。把兒養盤。又不幸偶得病。氣息將斷。若不甦。生把俺老命哭捐。到衰老。靠何人把俺養贍。老夫婦受饑寒。誰人可憐。餓死在古道旁。無人殯殮。只落得撇荒郊。虎狼分餐。老天爺呀憐念俺孤獨寡。施恩半點。若不然

定與兒同赴黃泉。講趙氏抱住春山。哭的如死。春山得此溫暖之氣。復甦轉來。趙氏遂命其母以乳哺之。春山喫乳一陣。那還有病。祖母觀此情景。始知是媳婦謀害。卽把周氏大罵一陣。逐出家門。周氏遂改姓。撇下春山。全賴祖母扶養。晝閒抱起鄰家討乳。夜閒移濕卧乾。幾次喂飯洗屎。

洗尿終無厭心。其情更甚於愛子。家本淡泊。又兼年老無能。日加困苦。後遂無奈。抱著孫孫乞討鄉鄰。可憐春山自那日受了凍餓。得下寒疾。身體軟弱。九歲方能舉步。此數年閒。所受苦楚。不可勝計。春山漸長。至十二三歲。頗知人事。看二老辛苦太甚。不忍坐食。於是幫楊越公府下。放牛營生。每年得工錢二千文。供養二老。凡主人賜有葷腥。新鮮異味。自不忍食。必攜歸奉與二老。每晚必回家問安。二老見人家幼童都上學讀書。後來有箇盼望。想我家貧。孫孫不能讀書。何日能以發達。久久憂慮成疾。臥牀不起。春

山告白主人。討錢五百。買些糕餅茶食。代回到家。見了二老。問得何疾。待孫孫請醫調治。二老見孫孫有此孝意。不禁淚下。宣見孫孫不由我。聲聲歎氣。思想起貧窮人好不慘悽。俺夫婦終日閒。打盡主意。怎能似富貴家。身體安逸。也是咱的命該。如此何須悲歎。小孫孫今纔够一十二歲。道還知理家計。苦把錢積。兒生來。身體弱。氣力不給。幫人家去放牛。時時憐惜。貧窮人家下力找錢。還不知主人家怎樣待你。又恐怕在荒郊。傷於牛蹄。更還怕與人家。牧童鬪氣。思想起。淚雙流。操壞心機。主人待我頗厚。眾牧夥道。也和氣。二老又何必掛心。雖掙人兩串錢。

也非容易。五更起。半夜眠。陶盡氣力。當牧童。終不能成其

大器。枉費俺一片心。不能發籍。只要有富貴命。何患不能發達。富豪家。讀

詩書。盼望有指。咱家貧。難讀書。怎步雲衢。因此情。俺夫婦

終日憂慮。到晚來。思想起。睡不安席。二老好好安養。疾病不必為孫。這樣遠慮。

今歸家。問病症。從何而起。只為爾。難發達。憂慮成疾。爾果

能苦立下。冲天志氣。二老病。不須醫。自然安逸。二老既如此。盼望後

若不成名。誓不甘心。聽孫孫。出此言。又歎又喜。但不知。爾志向。從何

而立。家貧苦。又不能。誦讀章句。把爾的心腹話。細向俺提

書間放牛。掙錢供養。二爾雖幼。頗有些浩然之氣。立志向

老。夜晚讀書。盼望功名。

讀詩書。苦用心機。要體貼。俺二老。終身為你。孫孫呀。非金

榜。題名時。心不安逸。講春山聽之。心中自思。人生天地。以

孝為本。家貧不能安養。口體再不能體其心志。恩何以報。

於是立志苦讀。以遂二老心願。等候祖父母病愈。仍歸主

家。借殘書幾卷。跪央主師教誨。白晝放牛。將書掛牛角上。

以便誦讀。晚閒歸來。每夜讀至三更。常恐昏昏倦。將髮繩繫

於梁上。沈昏頭墜。髮繩必緊。醒而再讀。楊越公看他苦志

發憤。必成大器。因發仁慈。收為門徒。又命永年夫婦。看守

柴山。每日砍柴。賣錢度日。春山自此心得安妥。晝夜苦讀。

至十七歲入庠。其後鄉會聯捷。二十二歲得中狀元。欽賜內閣學士。春山念祖。父母年高。不忍就職。遂跪金殿。懇乞終養。宣陳華清跪金殿。百叩謝恩。謝萬歲。將狀元欽點。小臣賜內閣。爲學士。感恩不盡。思想起苦楚情。不禁淚淋。自生來命運鄙。一言難盡。乞萬歲恕臣罪。細聽臣云。有甚苦情但說何妨。臣方生六箇月。父卽命殞。祖父母只哭得幾次。恕你無罪。昏沈。臣的母。因家貧。節志不穩。撇下了。臣與祖老幼三人。臣祖母嚼飯喂。晝夜幾頓。屎與尿。污被褥。終無厭心。祖年老。臣尙幼。度日饑饉。無奈何。背著臣。乞討鄉鄰。臣幼時。身

體弱。舉步不穩。累二老。背九歲。受盡苦辛。頗省事。憐二老勞苦太甚。十二歲當牧童。去掙錢文。祖在家。憐臣幼。心常憂悶。當牧童。怎能够步上青雲。憂慮久。得了病。眠牀臥枕。臣歸家。事湯藥。問病來因。祖曾說。這病症。別無他論。恐爲臣難發達。憂慮在心。臣當時。寬祖心。無須憂悶。名不能登。金榜。誓不甘心。祖病好。歸主家。借書幾本。央主師教誨。臣晝夜諷吟。放牛去。把殘書。牛角掛穩。至夜讀。頭懸梁。效法古人。楊越公。看爲臣。苦志發憤。纔收。臣爲門生。大發慈仁。臣所受。苦楚情。一言難盡。至今日。步青雲。方悅祖心。又賜

臣爲閣學就職接印。若違背萬歲命。罪該焚身。臣跪懇萬歲。命放臣歸郡。多憐憫。臣的祖年整八旬。血氣衰。常疾病。眠牀臥枕。事庭幃。奉茶湯。靠臣一人。祖把臣撫養大。辛苦受盡。臣把祖若遠離。能無愧心。想人生在世間。以孝爲本。況聖朝律例載。孝治乾坤。臣尙幼。事陛下久遠。得很。祖年老。縱盡孝。能有幾春。望萬歲把苦情。仔細思忖。若失卻一孝字。怎管萬民。講皇上聞之。深嘉其孝。遂賜誥封。又賜奴婢二人。白米千斛。歸以奉祖。春山謝受。自此歸郡。至家跪見二祖。二老甚喜。修墓祭祖畢。遂治厚禮謝楊越公。越公

深慕春山孝德。遂將女兒秀蘭許配春山爲妻。秀蘭亦甚賢淑。夫婦虔事二老。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凡飲食茶湯。必親身奉進。出入必親身就伴。靜坐談今講古。必令二老暢懷。夫婦皆與二老同室。以便事奉。如是數年。毫無倦怠。一日祖母得疾。春山夫婦更加虔心。衣不解帶。湯藥親嘗。片刻不離左右。至數日。壽終內寢。其祖痛念夫妻之情。氣不轉來。遂相繼而逝。春山夫婦悲哀至極。以禮厚葬。七七做齋。守墓三年。服滿。夫婦同赴京就職。皇上甚喜。欽賜禮部尙書。再說其母周氏。自改姓以後。並無一日福享。前房

宣譜抄遺
子媳皆不尊服。面呼媵娘長短。終日慙氣。心常憂悶。一日忽聞春山成名。捶胸追悔。宣聞春山成了名。自己悔恨。想當年做的事。抱愧在心。我原夫臨終時。囑咐要緊。他教我守貞節。孝養雙親。我那時仗性傲。不遵夫訓。因家貧。畏勞苦。遂至生心。二公婆解勸我。終不應允。只說是另人家。靠養終身。誰料得前子媳皆不服順。老與少沒一箇把我當人。又當面呼媵娘。悶氣難忍。我的我無奈何。暗把淚淋。所受的齷囊氣。一言難盡。仔細想這嫌賤。是我自尋。若那時守貞節。志向拿穩。到此時誰不稱誥命夫人。因前生少修

因福薄得很。至於今後悔遲。瞞怨誰人。講周氏追悔一陣。自縊而死。奉勸世間孀婦。當知婦道從一而終。不幸夫死。立志要堅。孝親扶幼。縱受貧勞。終有好處。一朝子若成名。誰不稱揚。縱然無後。當憐公婆年老。痛念故夫。恩情亦當守節盡孝。雖受苦楚。卻得美名。給婆娘兩家增光。建坊入祠。受皇恩。流芳萬古。豈不美哉。若畏貧勞而改嫁。不惟名節有虧。且使公婆痛恨於世上。故夫切齒於九泉。況後娘之名。是最難當的。如周氏者。非深可鑒乎。試看此案。楊越公。非施仁慈。豈能得此佳婿。春山非盡孝苦讀。豈能名傳。

宣講掛遺
千載世之爲孫孫者當以春山爲法爲孀婦者當以周氏爲戒。

勸夫孝祖 附逆倫慘報

聽信妻言古書所戒蓋婦人之性每多悍嫉或道父母不是或談兄妹長短一聽其言必致誤事故古書戒以勿聽也然或自性偏僻忤逆肆橫妻以良言勸懲何嘗不可聽從若逞凶悍之性全然不聽任意胡爲忤逆百般後之顯報慘罰殆有不堪言者矣今有一案不聽妻之良言而遭慘報者講與大眾細聽重慶府一人姓郭名丙南幼時父母早逝賴祖父母扶養成人娶賈姓之女名桂英爲妻桂英天性賢淑事祖敬夫毫無倦怠怎奈丙南不理正業被

濫友引誘。嫖賭嚼搖。無所不為。祖若誠諭而抵抗。良言勸懲而不聽。田產本多。被他典當殆盡。一日在外嫖賭。累下債賬。又要典田。祖父阻道。如今剩田無多。眼看日食難度。爾終不回心。若把家產耗散。難道教我老夫婦餓死麼。丙南抵觸曰。父母與我丟下田產。由我擺弄。你餓死不餓死。與我何干。其祖聽之大怒。宣聽奴才吐此言。不由動氣。想起來。辛苦情。兩眼淚滴。遭不幸。爾父母相繼早逝。我夫婦盤養你。操碎心機。盼望你勤讀書。成其大器。誰料你不聽教。發風不息。我就貪些玩耍。也不為之發風。怎不體俺夫婦。怎麼養你看。

待你如掌上明珠。一粒痛憐你孤苦兒。因纔慣起。萬不料。至如今你把心欺。我就典田還債。也不為之欺心。咱置這幾畝田。也非容易。五更起。半夜眠。啣盡氣力。貪嫖賭。把家產一旦拋棄。累我們受凍餓。心豈無虧。我不生心害你。就不為之虧心。蠢奴才。你竟敢肆橫無忌。逞惡言。抵觸我。百般忤逆。要把你送當官。嚴刑處治。不留你。敗家郎。玷我清基。講其祖越說越惱。遂邀族人。把丙南擄起。決要送官。桂英看此光景。暗與祖母曰。若不。上前懇恩。你孫孫難免受責。祖母心也痛憐。遂引桂英進堂。懇恩曰。你孫孫此等耍乖。本當處治。若送當官。設有不

測豈不負二老一片婆心麼。其祖沈思半晌。念桂英賢淑。方纔相恕。族人把他解下。與祖父母叩頭以畢。氣忿忿的。回房而去。晚間桂英待二老安睡以後。回到房中。見夫君。倒臥在牀。歎氣。還把他喊起曰。夫君何須恚氣。祖父責懲。分所當然。妻有幾句鄙言。夫可願聽。丙南說。只要能與我還賬。講到天明。都願聽。桂英說。只要你聽。我就與你還賬。丙南說。請講。桂英遂欣然相勸。宣賈桂英坐燈前。把夫解勸。有幾句愚蠢話。牢記心間。凡處世也。無論富貴貧賤。各須當理正業。孝弟為先。父母已竟早亡。還講甚麼孝道。父生子。子生孫。世

代皆然。祖父母猶如那木本水源。依此情。一老前當盡孝。念論恩德。比父母更重幾般。祖的恩德。怎比父母還重。養我父。娶我母。辛苦千萬。父母亡。又養夫。操碎心肝。體二老辛苦情。所為那件。不過是望夫君事奉衰年。我也未說不事奉他。既孝敬。你就該專務正幹。好不該學浪蕩。典當莊田。真的祖無奈何。把你教管。你怎該抵觸他。出言不堪。只因賬目要緊。逼的沒得法了。不回頭。把家產。一旦耗散。累二老受凍餓。罪孽彌天。作此等逆倫事。自心盤算。恐上天不肯容。忤逆兒男。講丙南聽得這片言語。自悔錯誤。遂與妻曰。只要把賬還完以後。再不敢如

此了。桂英道。夫君更還有五等大毛病。若不剪除。只怕身家性命都難保全。丙南聽之心甚駭然。還有甚麼毛病。這樣利害。賢妻快快講來。桂英說。瞧樓鼓打一更夜已深了。恐夫君不厭聽。丙南說。只要能剪除毛病。保全身命。終不煩心。桂英說。夫君靜坐聽我。一一道來。宣一更裏勸夫君口腹宜減。切不可在場店日食肥甘。進館去一席菜。浪費幾串糴雜糧。足夠咱盤費半年。憐二老一生苦。創立家產。經年閒。那有點新鮮肉餐。祖父母恩愛你如寶。重看你獨自享口腹。心中何安。見幾箇好喫者。不敗家產。困苦時想。

山糧難到口邊。君曾見浪蕩子。大街叫喊立正業。怎至於

受此苦難。賢妻此理說的無差。這箇毛病。一定要除。還有那件快快講來。二更裏勸夫君

酒也要減。好飲者最至於壞事。百般喝醉時。露機密。遺落

器件。甚至於惹起禍。累坐牢監。富有時。攜朋友。推杯換盞。

困苦時。無一箇到你面前。更有等害酒病。娘親叫喊。死不

死活不活。罪苦難言。設不幸患酒病。早把命染。負二老扶

養你二十餘年。到衰老。靠何人。供給養贍。你縱死九泉下。

能無罪愆。依此說來。酒也一定要戒。還有甚麼毛病講來。三更裏勸夫君。莫宿娼

院。那妓女俱都是心毒口甜。用巧言。把你的心腸調轉。若

貪戀必設法騙你銀錢。櫻桃口咬破你家業田產。三寸腳
蹬倒你樓房百間。展青絲帶殘花照魂之傘。腰懸劍暗殺
君命喪黃泉。若無錢他必定把你作踐。浪蕩子在世間人
人憎嫌最可怕。循環理報應靈顯不在女。卽在孫。就把賬
還。只知圖一時之歡。不知有這
樣的利害。請賢妻再望下講。四更裏勸夫君賭莫久戀。
見幾箇賭博漢。身命保全不回頭。若一旦輸盡家產。祖與
婆妻合子。以何養盤。到那時無奈何。胡爲亂幹。結匪黨犯
國法。捉拿到監。餓死了妻合子。卻還算淡。累二老受凍餓。
罪孽彌天。望夫君把此情仔細盤旋。不回頭到那時後悔。

遲延。

賢妻所勸四款是吃喝嫖賭
我都能一概全戒。還有那款

五更裏勸夫君洋煙宜

斷維此物比毒藥更甚百般。那怕你六尺軀英雄好漢。能
吸的骨如柴。面如土顏。聳著肩。蹙著脊。髮長遮眼。皺雙眉。
涕淚流。醜態百端。廢經營。失家計。典賣田產。敗祖德。賤自
身。惹人憎嫌。拿銀錢買罪受。所圖那件。晝與夜顛倒。顛不
離牀邊。久而久之。把氣血精神耗喪。甚至於絕後嗣。早喪黃
泉。凡敗家多因這五等起見。不早醒。困苦時。悔斷腸。肝夫
果能盡翦除。理正勤儉。管保你身性命。一概保全。講丙南
說賢妻所勸之言。句句金石。無不遵服。望賢妻把賬還完。

以後再犯。天神誅之。桂英看他悔心真切。把衣服首飾。典當錢文。把賬全還。丙南果然安分。整理家務。孝敬二老。毫無倦怠。祖父母甚喜。如是年餘。祖得癱瘓之疾。命丙南街市請醫。偶遇故友李心華。推讓酒樓。飲至半酣。心華說。賢弟近來怎麼這樣安靜。並無場上來遊。莫非那箇冒犯賢弟麼。丙南遂把桂英所勸之言。細訴一遍。心華乃發笑曰。聽信妻言。諸書所戒。男子漢大丈夫。卻被妻子管倒。外人若知。豈不羞死。丙南自此故病復發。比從前所爲更甚。桂英又加百般苦勸。再四不聽。反說好唆夫者。不是好婦人。

聽妻言者。豈是大丈夫。自後任你說的天覆地轉。我也不肯聽了。祖患流連之疾。不能管束。他每背祖典田。祖母得知。要約族人把他責罰。他便懷恨在心。一日又邀李心華到家飲酒。至三更時。央心華設謀。心華低頭一想曰。易得易得。夜至靜深。撥門入室。把祖母殺壞。略遲片刻。高聲喊叫。衆人起來看時。誣言賊盜所害。此計鬼神莫猜。再典田園。豈能阻你。丙南就要依計而行。未知暗室私語。天聞若雷。上天豈肯少容。丙南正在烤酒。忽然壺崩。酒撒他二人。滿身火。乘酒勢。連衣燃起。燒的二人慘聲難聞。驚動桂英。

到前廳一看。卽高聲喊叫。衆鄰來看。用水潑之火勢愈盛。人不能近。箇箇束手無策。一直燒到天明方息。燒得皮枯髮焦。心華早已死了。丙南氣息不斷。衆問何然。丙南卽發顛言。宣郭丙南出言來。惡氣恨恨。罵一聲。李心華。狗肺狼心。我正自在學堂讀書發憤。好不該引誘我去入匪羣。也。是我年幼小。志尙不穩。就隨他學浪蕩。欺瞞祖人。從不思。父與母。早把命殞。賴二老扶養我。萬苦千辛。貪嫖賭。累下債。心中憂悶。典田產去償還。如割祖心。責懲我不遵服。抵觸過分。我賢妻看此境。時刻憂心。將良言解勸我。五更殆

盡那時節。知悔悞。方欲回心。李心華譏誚我。識見愚蠢。被妻子管得倒實屬羞人。又反心。比從前肆橫更甚。我祖母要責懲。設計逆倫。把祖母扶養恩。一概昧盡。不料得暗室語。上天早聞。也是我惡貫滿。神鬼惱恨。玉皇爺卽差下炎帝真君。借酒勢。燒的我疼痛難忍。李心華只燒的身。如灰塵。只因他誘人家子弟胡混在其中。圖酒食。誑騙錢。文忠厚子。學浪蕩。多被他引至傾家敗產者。一十三人。又與我設險計。罪加萬仞。燒斃命。墮地獄。不得翻身。以我等作式樣。警世誥訓。勸世間浪蕩子。急早回心。或是耕。或是

讀安守本分。再不可貪風流。忤逆雙親。不可說。祖父母。不
必孝順。若忤逆。比逆親。罪孽更深。多準我。活三天。罪過表
盡也。打入阿鼻獄。永墮沈淪。講凡有人來看。他要細說一
徧。果至三日而死。桂英。央人把他葬埋。家產已被丙南耗
散。將盡。眼看日食難度。祖父母恐連累孫媳。便吐開張之
言。桂英聽之。卽跪二老面前。垂淚曰。婦人之道。從一而終。
況你孫孫不孝。遭此慘報。我若再醮。二老必要餓死。我之
罪過。豈不更甚麼。祖曰。惜乎家業已空。我又患此流連。死
不死。活不活。恐累你受苦。故出此言。桂英說。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何足憂慮。二老聽之。甚喜。自後桂英事祖。更加慇
懃。晝夜績紡。找錢供養二老。若找不得。來自食藜藿。又焚
香祝天。默佑祖病全愈。願減壽以加祖。遲之三月。產生一
子。取名寄生。祖見曾孫。一喜而病遂愈。比從前更康壯。居
家克勤克儉。似乎衣食無缺。寄生漸至少壯。送學讀書。才
識過人。十七歲入庠。鄉會聯捷。舉家皆受封贈。同享無限
之福。豈非孝之感應乎。試看此案。報應何等顯速。世之爲
孫孫者。當以郭丙南爲戒。爲孫媳者。以賈桂英爲法。凡與
少年子弟相處。宜談有關世道之言。不可妄談淫亂。誘人

宣講抄遺
爲非。想李心華一生作爲。遭此慘報。可不慎歟。

感親孝祖

附體親養育歌

嘗聞國有諫臣。君不至於不仁。家有諍子。親不陷於不義。語云。事父母幾諫。聖人嘗以諫親之道示人。而爲子者。獨未之聞耶。儻父母少有所失。人子豈忍坐視。聽父母陷於非禮非義之境哉。是必怡聲柔色。幾微進諫。見志不從。不可因親之怒而卽止。或指此以示彼。或借人以鏡己。待父母悅服而心始安也。若父母執迷不悟。甚至鞭撻以勞。亦不可生嫉怨之心。伸己之是言。親之非也。仍起敬起孝。委曲婉轉。感其親心。必待改悔而後已。今舉一案。賢孫而能

感親孝祖者言之。荊州枝江縣一人名趙本固。為人忠厚。與人傭工。甚是慇懃。積些錢文。娶妻何氏。生一子。名喚松華。後來與人佃田營生。克勤克儉。治有六七石之穀。松華漸漸成人。娶湯姓之女為妻。初產一女。名喚貴廉。次產一子。名喚貴安。松華夫婦。素不盡孝。兼之父母年老無能。本來持家之手。好談勤儉立業之語。每日早晚。必把兒媳誥誠。宣且把兒媳喚堂前。持家之事。向兒言。當初傭工受苦難。後來與人佃田園。母曰每日三餐辦茶飯。割草放牛到坡前。偷閑織布紡棉線。縫聯補綴三更天。父曰一點血來一點

汗。喫穿儉省耐饑寒。纔治稻田六七石。望兒常守勤耕田。母曰體親苦情重。勤儉黎明即起晚。遲眠縫聯補綴心莫厭。敬老慈幼要耐煩。父曰關門必自親檢點。夜閒勤起防不然。無事不可趕場店。切莫貪酒學賭錢。母曰進厨莫拋米合麩。當思農夫耕田難。水缸常常宜令滿。柴草不可堆竈前。父曰親朋鄰族宜和好。招愆多因出妄言。謹守本分耕田產。國課早完自得安。母曰睡時厨下走一徧。吹燈看花落那邊。夜夜防賊日防患。小心謹慎聽自然。父曰處事莫把便宜佔。喫些虧處要耐煩。居心做箇無用漢。頭上朗朗有青天。母曰事

不隨心切莫怨。恨天怨地造罪愆。同心協力長田產。忍讓
 自不起禍端。父還望爾等行方便。救急扶危憐貧殘。存心
 切莫起惡念。子孫自然得昌延。講二老每日以此誥誡。松
 華夫婦嫌他語多重敘。心中生厭。於是山坡修一茅房。造
 一小車。將父母送至其間。以免厭煩。貴安自館歸家。不見
 二老。問其姐姐。始知其情。姊弟二人心皆不安。又不敢阻
 攔。於是跪倒父母面前。幾微進諫。宣七歲男九歲女。齊跪
 堂前。尊一聲。雙父母。細聽兒言。父母答曰。兒呀。有話但
 父母盤養兒。何等樣款。把始終。養育恩。細向兒談。若問養

懷胎十月。乳哺三年。關煞痘疹。條條關心。把孩兒養成。人辛苦累萬。但不知痛

且愛是何意焉。望其衰老之時。慇懃事奉。庭幃論恩情。理當該誠盡孝念。

兒若學忤逆。郎親心可安。受我天大之恩。若不誠心。無誠心。

盡孝道。該遭天譴。莫非是忤逆。報天理循環。正是此理。論

父母講此情。不差半點兒。心中有句話。不敢明言。有話只

怨兒無罪。祖父母養父時。不知何然。量其情。與養兒慈愛一般。

你只管盡孝。就是怎僅知。望孩兒盡其孝念。祖父母盤父

母所為那般。我受你祖父母之恩。也未失了養贍。每日閒。雖然有三餐淡飯。

孔夫子告子游。何等之言。哦。你這兩箇奴才。是說我之不孝。來了麼。兒豈敢說

父母不孝過犯因何故。把二老送上荒山。因他話話雖多

所說的不是別件。俱都是教子孫持家良言。我即不孝也。不當你說呀。

孔夫子曾示人事親幾諫。親有過兒豈忍袖手旁觀。說的父母

無言可對發怒拿棍要打。勸父母且息怒。莫把兒趕講。一輩古聖賢平

心細參。你這小小毛娃。曉得甚麼古人。昔仲由負白米供親養贍。曾子與

奉酒肴。萬古稱賢。這都是聖門中大賢誰人能及。老萊子穿花衣悅親開

展。晉王祥卧寒冰求魚母餐。他孝該怎的。賢孝名留黃卷。

何等光顯。忤逆郎被雷殛。遺臭萬年。你這奴才膽可包非

孩兒敢這樣忤逆大膽。恐外人道父母不孝不賢。因此情

俺姊弟前來進諫。望父母把二老搬回家園。你這兩箇鬼

苦苦為他他在爾等身邊有何功德。貴安曰論二老愛孫孫如寶。重看怕兒

冷。怕兒餓怕兒驚。懸為兒孫苦耕種。治下田產。咱舉家纔

能够不受饑寒。貴廉曰得兄弟兒方够。一歲有半娘把兒

付祖母同榻而眠。屎與尿活被褥。心無惡厭。替梳頭替纏

腳。整理容顏。咱舉家受二老恩。皆不淺。若不報海深恩。逆

理滅天。講松華曰爾欲報恩。爾去事奉。若想搬二老回家

是萬不能的。如若再向我面前胡吵胡鬧。定要打死你兩

箇鬼。貴安姊弟也不敢做聲。只得前去事奉。二人行至

中途計議曰。到山坡見了二老。若說明此情。不惟更助二老之歎。且彰父母不孝之過。如何是好。貴安曰。到山坡且用好言寬慰。令二老暢懷。豈不兩全其美。貴廉曰。可也。且說趙本固老夫婦。居於山坡。自辦飲食。冷冷淡淡。想起當年事故。不由自歎曰。宣老人苦楚實可憐。苦在心頭向誰談。白髮夫婦同悲歎。青春兒女不跟前。氣衰力弱行難走。菜硬無牙食不全。問舊怡情星落落。自悲孤子淚漣漣。若無後嗣理還可。橫意子媳忤逆焉。愛上不如愛子厚。事親那敵待妻虔。舞歌境內反成苦。喜慶堂中亦觸煎。事故不

周歸長輩治家弗力。怨高年佗腰豹面形非壯。鶴髮雞皮無能焉。近聽無聲怒不理。覲面不識責為愆。言語歷落嗟神散。衣帽塵乖不堪言。其情不知因何故。把俺二老送荒山。想起當年悽切處。大放悲聲叫皇天。講二老正然悲歎。貴安姊弟走至近處。聽的真切。急忙進前。雙雙跪下。巧言寬慰曰。宣雙雙跪面前。二老聽見言。何必發悲歎。孫孫來承歡。也是二老年高耳目失常。面前是何人用高聲講話。孫女叫貴廉。孫孫小貴安。謹遵父母命。前來事高年。可是命你來事奉吾等。你父母在家何幹。俺來事二老。父母耕莊田。持家重勤儉。興家長財源。爲何把吾等送在此處居住呢。

因祖年紀老時值六月天持家事務多恐祖心太煩恐我

太甚麼這山坡修涼亭送祖到此閒乘涼來避暑清閑

也算點孝心且安然可是送我來享清閑之福休說不願居此處最可

羨舉日觀山景四面風來參依你說來此處最好道有甚麼趣味無事談今

古悶來聽鳥喧醒時且高歌猶如自在仙且問你怎麼事奉吾等呢渴

了烹香茶捧遞涼榻前饑時就煮飯葷蔬爛和鮮每日有飯有菜

道好不可夜間捕蚊蟲白晝來搖扇洗澡燒溫水預防受

風寒熱天之時涼水無妨果能如此孝敬不衣裳勤漿洗鋪蓋令棉軟若還有夜起便

桶送牀前負我痛愛你一場清晨晚晚起困倦午尙眠晚

閒無瞌睡乘涼月下玩這福分享過了爺爺喚貴安婆婆

喊貴廉斟上兩杯酒裝上一袋煙乘涼二更候攜孫去安

眠每日是如此何等不安閒待到立秋日二老轉家園居

家聚一處同享快樂天講姊弟二人一片巧言哄的二老

暢然欣快不由自樂云宣誰人終日樂幽閒惟有老人自

在天勤耕勤穡歸稚子孫孫姊弟事堂前往來事故勞何

有隱居山林養性天月下多醉三杯酒無事常銜一袋煙

閑時談善講今古悶來山前聽鳥喧攜孫自樂誰知曉適

體清晨午尙眠未下牀頭飲且食既臨席上爛和鮮涼亭

宣讀
洪福享不盡。世閒豐隆用已全。興至高歌喜得意。恰似蓬萊自在仙。白髮夫婦同安享。不負持家在當年。講 貴廉背祖與弟曰。暫把二老安寓虛樂之境。至秋涼之日。若父母仍不準二老回家。可該怎的。貴安曰。姐姐在此事奉二老。弟歸家窺父母意見。再作道理。行至中途。遇一牛跛道士。授體親養育歌一篇。貴安拜受。誦讀一遍。其中情理真切。於是貼在中堂。令父母見讀。使其自悟。其歌曰。宣 體父母。養育恩如地如天。爲人子。雖竭力。報答不完。今且把始終情細訴一遍。勸諸君存心聽。靜坐啞言。娘懷兒十箇月。提

心弔膽。只恐怕有失錯。如臨深淵。仰望兒。只操的精神困倦。茶不思。飯不想。百病相纏。腰膝酸。手腳軟。眼睛黑暗。只瘦的骨如柴。面如土。顏食娘肉。飲娘血。隨娘氣。轉十月滿兒降生。痛苦難言。周身閒骨節處。都要動散。腹如剗。心似落。性命相關。與閻君如隔紙。纔見兒面。赤條條。只餘身抱在懷間。頭又暈。眼又黑。容顏改變。不像人。不像鬼。罪犯一般。過三天。離牙牀。猶如世轉。恰似那出血海。得見青天。新鮮物。恐礙乳。不嘗半點。通乳的。卽尿尿。娘也能餐。乳若缺。嚼飯喂。晝夜幾遍。三九天。夜煮米。併不說寒。說不盡。坐月

閒一片苦難再說說。劬勞恩乳哺三年。娘就濕兒卧乾股。常當枕兒唬哭。娘心酸。何曾安眠。尿一把。尿一把。心無惡。厭怕兒冷。怕兒餓。怕兒驚。懸飯到口。看見兒不肯下。嚙與孩兒口對口。吐與兒餐。出天花。合痘疹。心驚膽戰。只恐的過關煞。性命難全。爲父的請醫巫。腳腿跑軟。戴星月。取藥回。急忙去煎。把孩兒抱在懷。口對口灌。坐牀邊。謹守護。晝夜不眠。父與母跪中宮。虔心許願。焚清香。求籤卜。禱告蒼天。恨不得替孩兒受疼受痒。只待到痘疹愈。親心少安盤。養到少壯時。送入學館。還怕兒不聰明。又恐師嚴。但願兒

勤讀書。早把名顯。卽不然。學手藝。另拜師範。爲孩兒苦耕田。喫穿自儉。恐後來家淡泊。兒受貧寒。費辛苦。盤養到年。將弱冠。備聘禮。請冰媒。纔把親搬。辦酒席。造衣衾。全不打算。還望爾夫婦和生女育男。到此時。把父母肝腸操斷。竟有那。不肖子。昧卻心田。未曾想。恩愛你所爲。那般無非。是靠著你。事奉衰年。也不是天生人。性本不善。皆只因習相遠。嗜慾所纏。不孝的通毛病。也有幾款。大半是耳根軟。聽信妻言。見妻子。欣欣然。笑容滿面。聽父母。喚一聲。愁鎖眉尖。也有等。怨父母。不丟田產。也有的。怨父母。心性向偏。兄

弟們分了家。輪流養贍。總不肯留父母。多坐一天。只管他妻合子。安樂飽暖。看父母恰似那路人一般。二爹娘看此境。心中悽慘。無奈何。暗悲傷。珠淚不乾。怎知道抱孩娃。嬌生慣養。二爹娘抱你時。如此一般。睡到了五更鼓。摸心盤旋。將親心比己心。便知酸甜。爲人子體此情。早盡孝念。奈二老年高邁。享無多年。在堂前勤事奉。心無惡厭。勝似你步河海。拜頂朝山。孝順人定還生。孝順之子。若忤逆。必還生忤逆兒男。也有等到衰老。兒不養贍。癡癡然。切牙齒。恨地怨天。未想你待父母何等樣款。這正是逆報逆。天理循

環若有人譏之曰。自覺愧慚。頭低下。長歎氣。悔斷腸肝。因當年不盡孝。受此嫌賤。人談論。子抵觸。張口無言。勸世人父母前誠盡孝念。莫待到忤逆報。後悔遲延。此篇歌。雖然。是言薄意淺。爲人子常體會。子孫綿綿。講松華夫婦見之。誦讀之後。仍若泛常。貴安自思曰。父母終不醒悟。如何是好。不若把送祖之車。反而精藏。故使父知。父怪而問曰。爾安用此。答曰。留此以待親老耳。此言一發。松華夫婦愕然。感悟。自悔錯過。卽迎父母歸養。終成孝子。後貴安十三歲入庠。聯捷科甲。貴廉亦配顯宦。福祿榮身。試看貴安姊弟。

不惟能安祖父母之心。以令其樂。又能警悟父母。誠心孝養。實不愧於福祿榮身。世之爲孫孫者。不當以此姊弟作榜樣乎。

仁慈格天

河南汝甯府有一善士。楊公。諱萬里。字鵬程。丁酉科拔貢。妻朱氏。夫婦素性仁慈。好善樂施。年近五旬。膝下無子。朱氏再三勸諫。娶妾以接後世。公曰。想是前生未修。兒女有分。不可強求。老娶少妾。多造罪過。不可。不可。朱氏亦無可奈何。忽然想起表弟陳好德。善言善勸。素與夫君情意至厚。不若把他請來。勸解夫君可也。急命人去請。及好德至。勸解多端。公仍不從。好德曰。表兄曾讀孟子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自古四十無子。理當娶妾。况你夫婦有年。康

健之際猶可。設有疾病。眠牀卧枕。延年數月。恃何人扶持。事奉。你沒細思。到那時悔之何及。公自思多時。勉強應曰。就依賢弟之言。誰人與我辦理。好德曰。弟願效勞。朱氏見夫應允。遂取紋銀一定。交付表弟。以爲辦人之費。公再無言推託。切囑咐表弟一番。宣尊聲表弟聽原音。心腹之話。向你云。前生未把善事作。上天罰我絕後根。試想兒女各有分。強取強求造孽深。娶妾之事非心肯。只爲賢弟下好心。切莫刁娶閨門女。悞了他的好青春。少配老夫心中恨。莫教他一生悶在心。活人之妻不可娶。莫教他夫婦兩離

分。結髮夫妻前生定。破人婚姻傷天心。公婆在堂不可娶。切莫教他失孝心。不幸兒死靠媳婦。媳婦改嫁靠何人。丟下嬰娃不可娶。莫使母子兩離分。母若改嫁誰乳哺。捨兒猶如刀割心。甘心守節更不可。強娶節烈惱上神。若守苦節受貧困。可欽可敬可憐憫。無依無靠過門女。再無田地養他身。問他甘心可改嫁。把我年紀向他云。今年六十二歲整。可是二房當妾身。心肯意願毫無悔。方可把他娶進門。不圖養育生兒女。只要事奉俺夫妻。爲兄囑咐這片話。表弟呀。一一可要謹記心。好德曰表兄切把心放下。要

遵你命娶進門。講好德就此告別。一路行程不題。且說泌縣廩生王好謙。妻李氏。生三子。長子守仁。入庠。娶妻薛氏。次子守義。妻秦氏。三子守信。亦入庠。妻羅氏。名愛廉。其家有田園半頃。居家數口。父慈子孝。何等安樂。噫可憐連荒三年。五穀不收。糧米極貴。無糧餬口。典賣田產。那有售主。無奈把器具衣服等件。盡行賣完。眼看舉家人等。生要餓斃。一日晚間。好謙坐在草堂長歎云。宣王好謙坐草堂。長吁短歎。呼一聲。合家人細聽我言。盤養兒實指望。供養年老。遇此境。子雖孝。難渡荒年。至今晚。三日整。未嘗喫飯。餓

的我腰膝酸。頭暈目眩。那一箇設方法。糴米半碗。不枉我盤養兒。干辛萬難。講三箇兒子在旁。聽見這片言語。無計可生。一箇箇只是垂淚。這纔是家貧出孝子。國亂顯忠臣。長媳薛氏。跪倒堂前稟曰。宣薛氏女。跪堂前。雙淚齊吊。尊一聲。二公婆。細聽分曉。兒心中有一計。不知從否。兒有何要能餬口。如不然。把兒賣。供養年高。可是把你賣了。養二無不依從。老也。俗言人窮老也。算我微盡孝道。為孩兒逃他鄉。也把命逃。智短也是餓急了。此事也就允從了。且說第二媳婦秦氏。仗他娘家富足。私自拿些東西。背著公婆。與他孩兒同喫。還叮嚀孩兒。切莫做聲。

素性驕傲。見大嫂有賣身養老之話。反說是想逃活命。另
嫁二夫。喪恥之甚。三媳羅愛廉。見公婆準大嫂賣身。上前
去急忙跪下稟曰。宣羅愛廉跪草堂。兩淚梭梭。尊一聲二
公婆。細聽兒說。有其這賣大嫂。不如賣我。大嫂的年紀大。
能值幾何。況且我小姪兒。正要乳哺。把大嫂賣他鄉。誰人
養活。我今年二十歲。值錢又多。不過是減一口。何分他我。
講况你三子。年紀尚幼。轉過荒年。婚姻也易定。好謙就準
賣三媳。與愛廉曰。把賣兒之錢。分些與你生身父母餬口。
也不枉他養兒一場。愛廉曰。憑二老之意。哎秦氏又說他

二人搶著逃命。爭著改嫁。真是不顧廉恥。焉得為孝。合家
主意已定。各自回房安寢。且說三郎夫婦。回到房中。眼看
夫婦分離。心中好似刀扎。止不住傷心淚下。忽聽樓起
更了。宣一更裏。坐洞房。淚珠點點溼胸膛。再說不把賢妻
賣。實實難顧二爹娘。我只說永偕琴瑟直到老。不料半路
分兩行。好比打散鴛鴦鳥。又比孤雁不同行。愛廉曰二更
裏。天氣寒。夫君不必淚漣漣。少年喪妻往往有。只當為妻
染黃泉。常言說烈女不配二夫主。不過誑人幾串錢。轉過
荒年重婚配。好好奉養二高年。守信曰三更裏。淚雙傾。賢

妻真稱女豪英。捨身救我雙父母。轉生難忘這片情。欲尊節義同喪命。負我二老養育情。可恨我六尺身軀失孝養。

枉來世間走一程。愛廉曰四更裏淚悲傷。口中不住喊上

蒼。莫非前生多不孝。就是燒了斷頭香。結髮情常從此斷。

自今以後不相當。要得咱夫婦重相會。夫君呀除非是南

柯夢一場。守信曰你就能捨了生身父母不成。五更裏東發亮。夫君提起二

爹娘。昊天罔極恩未報。死後怎能見冥王。噯能孝公婆難

孝母。不能忠孝兩無妨。今世不能把恩報。轉生再來侍高

堂。講守信曰。把你賣了。你爹娘若還不依。我用何言相對

呢。愛廉說不然。煩你送我再走一回。與我父母說明。免其

以後事故。急去早回。勿令二老知道。你看可否。守信曰。亦

可。來回不過數里。回來大料不明。急忙起身。二人暗暗出

了大門。以遶東南而去。不多時來到娘家門前叩門。他爹

娘正在夢間。忽聽叫門。好像女兒聲音。起卽秉燭視之。乃

是賢婿夫婦。請到草堂問道。天纔五更時刻。有甚急事。快

快說來。宣夫婦們跪堂前。半晌無言。父曰有甚事情說來

止不住。傷心淚滴溼腮邊。有甚事情噯爹呀。我公婆已餓

了。三日三晚。噯我借糧來了。不是的呀。把孩兒賣他鄉。供養高

年。哦可是把。正是。他有三雙媳婦。賣孩兒。也是我甘心情願。你肯把爹。賣兒錢。分些來。糴米你餐。賣你一身想顧兩重父母也算款願。娘捨了麼。孝顧爹娘也算我報恩半點。聽說能度荒年不枉你盤養兒。干辛萬難。講他娘聽見這片言語。一把抓住女兒。慟哭不放。愛廉看見母親。這樣慟切。心中好似箭穿。眼看東方發白。無奈只得用好言相哄。尊聲母親。不必過慟。兒雖賣他鄉。相離不遠。不久還來認親相看呢。他娘聽見此言。略少安然。就勉強應允。愛廉夫婦趁此機會。告辭外行。二老隨後相送。來到莊頭。母女分手之際。又叮嚀女兒。切莫忘

恩。耶女曰。兒豈如虎狼哉。他夫婦以遊西北而歸。二老望不見形影。只得含淚而回。他夫婦行不多遠。回頭一看。不由傷心淚下。宣回頭望不著爹娘面。不由一陣好心酸。這蹉好比來辭路。從此一去永不還。至今三天未喫飯。腰又疼痛。膝肱酸。頭暈眼黑。難行路。一腳跌倒地。平川。夫曰不然我就背著。再說教你背著我。旁人看見惹笑談。這可怎麼走呢跌跌跑。跑望前盼。為妻言語聽心閒。你切看著愚妻面。千萬莫忘二高年。偷閒勤來把他看。為他少女又缺男。有心好言把夫勸。眼看東方太陽懸。閏年閏月往往有。老天爺呀怎不

閨這五更天。眼淚汪汪望前盼。大門不遠在面前。講夫婦
進了大門。到了洞房。舉家人等何曾曉知。愛廉只走的徧
體骨軟。通身是汗。卧倒牀上歇息。忽聽草堂二老歎氣。且
說好謙夫婦。腹中饑餓。一夜輾轉反側。何曾睡著。忽然想
起孝順媳婦。不由落淚。宣王好謙在牙牀。長吁短歎。止不
住。傷心淚。滴溼枕邊。親生的三箇兒。不能顧俺。孝順媳。把
身賣。供養高年。老天爺。保佑我。荒年過去。與我媳。立牌坊。
還把匾懸。老兩口。起的身。草堂坐下。來了箇張媒婆。到了
堂前。講媒婆進堂。與二老請安問道。昨日晚閒。你老令人

喚我。有何指教。王母曰。我有一言。不便出口。媒婆曰。哦。是
了。你老不言。我也有幾分明白。可是打發媳婦否。王母曰。
正是。媒婆曰。處此荒境。賣媳女者。併非一家。請問那位令
媳。王母曰。三媳。媒婆曰。店中來一陳客人。正要娶人。年貌
正當。可聘與他。王母曰。我這孝媳。是捨身救俺。千萬莫使
墮於下流。媒婆曰。豈敢。遂告辭。到店中與陳好德說明。遂
發二十兩銀子。併帶二人小轎。進了王宅。把銀交付王母。
急請三嫂上轎。愛廉正然歇息。忽聽一聲上轎。猶如涼水
潑下。打了箇寒戰。無奈只得上堂辭拜公婆。宣羅愛廉出

洞房淚珠如雨頭頂上真靈魂三分歸西進草堂見公婆

躬身使禮從今後再不能堂前孝立切莫把不孝媳常掛

心意憂其來思慮病自受慘悽轉荒年與你兒重婚再娶

莫教他守孤單常常自立二老也勸解他要放寬懷拜罷了二公婆轉

身一禮尊一聲我大嫂細聽心裏薛氏即一同跪下賢妹不必多禮你三

弟衣合裳勤要漿洗念其他守孤單房下無妻你只管放心不與待

你大哥一樣教我死後變耕牛咱今日姊妹們再會一會從今後再不能

同為妯娌薛氏只是慟哭難捨拜罷了我大嫂再拜二嫂秦氏曰不必多禮我

先與你叩喜罷咱舉家將離散喜從何來你又另嫁新郎豈不是一場大喜麼我心

中如刀扎你還要翠又當二次新人捨父母割恩愛還說可算是箇便宜

便宜你這唬哭俱是假意聽見了我二嫂傷情之語好似

那滾油煎又惱又悲羅愛廉只哭到傷心之位媒婆曰急速上轎罷

再哭也是枉然張媒婆在一旁聲聲連催含住淚只上在小轎以

內好比從起亡靈合家齊悲好難捨一家人情義恩惠又

可憐奴夫君自守庭幃沾沾淚把居家再看一眼這一去

從今後再不回歸講羅氏上轎起身居家悲哀不提再說

媒婆同小轎來到店中交付好德好德又外送謝儀一千

文好德就此隨定小轎而歸來到楊府楊公夫婦見之甚

喜羅氏自進楊府。悲哀不止。水米不餐。老母勸解曰。人生一世。不過飽暖終身。何必終日悲嘯呢。羅氏曰。伯母所勸之言。故然如此。噯真難捨俺一家好人。那楊老母曰。你有些麼緣故。但說何妨。噯伯母聽稟。宣羅愛廉跪流平。兩淚漣漣。尊一聲老伯母。細聽根源。家住在泌縣城。二十里遠。東南角。禮讓村。祖居家園。王好謙廩生公。是我嚴父。我大哥王守仁。身也入庠。我二哥王守義。外辦生理。我夫君名守信。亦列黌門。楊母曰。果算一家好人。你娘家可有甚麼人等。室父名羅文讓。母親黃氏。所生我一女身。無有兒郎。你怎麼到這箇光景。可憐這老天

爺。遭了天旱。三年整。不下雨。年境大荒。眾黎庶一家家。饑寒叫苦。多半是不賣女。便賣兒男。你家可是甚麼光景。我家中無米糧。何以餬口。把器具與衣服。一概賣完。我公婆只餓了三日三晚。無奈何。把我賣。供養高年。這也是你一番孝意。自古來。貞節女。不配二天。不過是誑你老。幾串銅錢。我有心。中途路。尋了自盡。又恐怕陳大叔。受你怨言。再兩天。不喫飯。就要餓死。到來生。變騾馬。把你錢還。這是我來由事。真情實話。向你老。何敢說。半句虛言。講朱氏聽說是真節孝婦。不由心中贊歎不已。想我一生少男缺女。夫君常言是前生未修。

我想妄求兒女。割他結髮恩愛之情。心中何忍。與愛廉曰。你既不肯失節。認我膝下爲義女。你意下如何。愛廉正在危急之間。忽聽老母吐出此言。猶如吉星降臨。急忙跪下。口稱母親。你真如救苦救難。觀音菩薩下凡一般。兒焉有不從之理。朱氏曰。既從隨我進堂。拜見你父。二人來至堂下。楊公正在堂中自思。此人到家。終日悲嘯。其中必有緣故。不忍與他成婚。意思收爲義女。正思慮之間。忽見二人進堂叩拜。母曰。這就是咱的女兒。與你父親叩頭。公欣然答曰。正合吾之意也。宣愛廉跪倒地流平。親爹親娘口內

稱好比觀音救八難。渡出苦海免災星。更比生身恩情重。割股難報二老情。堂前事故兒侍奉。煎茶煮飯兒照承。二老百年歸世後。披麻帶孝送墳塋。講朱氏把愛廉苦楚向公細訴。一徧。公曰。既然如此。我明日帶上銀兩。救你居家人等。愛廉聽見此言。卽叩謝不止。心中略安然欣快。用飯已畢。各自安寢。次日早起。公命人套車。以遶泌縣而去。中途自思。到彼若要一直說明。又恐他面上有愧。不如轉灣應酬。一日來到王宅。好謙父子出迎。進庭敘禮已畢。好謙請問先生貴姓。公曰。久未晤教。先生把我忘記。往年當書

客時常在寶館打攪。做處汝甯姓楊。今販賣六陳。路過寶府。前來看問。好謙曰。多承美意。公曰。令三公可曾高遷。好謙曰。前年僥倖。又問入贅否。一言問的他半晌無言。勉強應曰。嘔去年三月間。纔娶過門。也是三小運低。早已喪故。公曰。傷情。好謙曰。命也。公曰。欲請少先生寒舍設教。不知駕願臨否。守信曰。欲往寶府伴讀。處此荒境。去之放心不下。公卽取出紋銀一定。以爲安家之費。守信卽使禮謝。受曰。多承照應。遂告別好謙。二人上車起程。來到楊府。公把鄰佃家小兒。請了幾位。號書入學。一日陳好德至。公把愛

廉夫婦來由說明。命好德進館。與他題媒。好德卽進館。見先生曰。余聞先生失家未娶。就與東家結爲朱陳。余願爲冰媒。守信曰。婚姻之事。未曾稟命父母。不敢自專。好德曰。令尊與東家合厚。料無不應允之理。先生不必推辭。選擇良辰。就此拜堂。取其臨回之時。易行。守信亦無言推辭。勉強應允。公卽另設一院。拜了花堂。至晚閒。愛廉坐在洞房。喜歡交集。守信如在夢中。進房舉目視之。若熟其貌。愛廉卽使禮拜迎。守信一時如癡如迷。緩口問曰。你可是羅氏賢妻麼。答曰。是也。你怎麼到了此處呢。愛廉曰。夫君聽稟。

宣

我今晚坐洞房。又喜又歎。見夫君如撥雲。得見青天。楊

老父五旬餘。膝下無子。娶妾房。把為妻。買到家園。既娶二房。咱夫

婦怎能重逢呢。進門來。我終日悲哀不止。三日整水共米。半點未

餐。楊老母他把我細細盤旋。把咱家苦楚事細對他言。他

不肯與為妻。結為姻眷。願收我為義女。侍奉堂前。我口中

稱爹娘。女兒拜見我恩父。帶銀兩。又把你搬重定婚。咱夫

婦纔得相見。這是我真來由。並無虛言。守信曰只聽得我

賢妻講說一遍。好比從潛蒼龍出了深潭。我只說咱夫婦

情常永斷。又重逢。好似那兩世姻緣。我只知楊老父請我

坐館。結婚姻。拜花堂。如在夢間。受二老天大恩。即當拜見

咱夫婦。肩並肩。跪倒堂前。百叩首。口中內不住稱贊。你二

老如重生。父母一般。救的俺夫婦們。結髮不散。又救俺居

家人。性命保全。我別無甚功德。把恩來感。我情願在膝下

當為兒男。講公曰。王相公不必過獎。你有父母在堂。不可

久停寒舍。明早送你夫婦歸郡。守信曰。我受二老天大之

恩情。願在膝下長久侍奉。公曰。真要如此。你夫婦回去。稟

過你父母。再回方可。免其二老掛意。守信曰。遵命。次日公

命人套車。送他夫婦同回。至家見了父母。將楊公恩情。細

訴一徧好謙夫婦稱謝不已。居家得了團圓。守信夫婦自
此是三重父母。來往輪流侍奉。且說秦氏見他夫婦同還。
自覺愧慚。忽生一舌疔。把舌頭爛吊半截。服藥不效。數月
不愈。受苦不過。自尋拙志而亡。再說楊老婦人。年六十二
歲。不意身懷有孕。愛廉慇懃扶持。十月胎足。產生雙男。長
名多福。次名多壽。愛廉也生一子。取名孝感。皆聰明過人。
漸長成人。守信設教。三人同學讀書。未幾同登金榜。楊老
夫婦同享百餘歲善終。愛廉後受誥封爲一品夫人。試想
此案。非仁孝所感。而能如是乎。

埋金全兒

古云。兄弟猶如手足。妻子恰似衣衾。衣衾既做。猶可更換。
手足若折。無可復得。是兄弟更切於妻子也。旣爲兄弟。當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過失相勸化。同福壽。共
患難。友恭宜篤。情義宜重矣。雖然。人之稟性。各有不同。或
我寬彼刻。兄敗弟成。又或兄弟不立正業。自陷於困苦之
境。卽百般非禮加我。也當念同胞之情。退讓感化。婉轉助
濟。彼縱有忿怨之氣。可以解釋。果能感得兄弟改悔。務正
以後之善報。有不盡言者矣。今講者。江西吉安府一人。姓

趙名邦伸。妻劉氏。生二子。長名雲彥。次名雲霄。二子方十餘歲。邦伸亡故。遺妻劉氏。撫養二子。不料雲彥。長大成人。被近鄰王狗兒。引誘在外。嫖賭嚼搖。無所不爲。數年家業。漸漸彫零。劉氏心中。煩怒。嚴刑處治。雲彥終不改心。他母親無奈。只得。經憑親族。到家用酒。將雲彥灌醉。著人。綑起。又將磨子一付。擲在。身上。要把他。丟堰塘。溺死。雲霄。心中。不忍。跪倒。母親。面前。痛哭。流淚。百般。苦勸。切莫。把哥。置死。怎奈。他母親。總是。苦諫。不從。雲霄。既起。快然而去。時。衆族。亦勸。解其母。也不。允。忽。家中。人報。曰。雲霄。在後樓。自縊。

趙母。聞知。急忙。跑至。後樓。把雲霄。救下。用薑湯。灌醒。問他。何故。雲霄。又跪地。泣諫。其母。宣趙雲霄。跪母前。垂淚。相勸。尊一聲。慈心。母細聽的。端。不幸。得兒的。父。壽元。甚短。丟下了。咱母子。好不。悽慘。只想。是兒兄弟。同耕。田產。兄披。星。弟戴。月。齊拚。家園。誰料。得兒的。兄。正經。不幹。每日。裏。好嫖。賭。浪費。貪玩。老母親。一見了。心中。憂患。要做。戒。不孝子。理所當然。或是。打。或是。罵。由娘。教管。娘如何。要把。哥。性命。傷殘。兄弟。情。原是。那。排行。同伴。若是我。兄長。死。我也。孤單。惟願。母聽。兒勸。心回。意轉。看兒。面。開天。恩。把兄。寬涵。母不。準。兒。

勸諫替兄情願。兄若在。縱敗產。兒也心甘。母不信。再把那書籍細看。虎雖毒。不喫子。古人嘗談。母若是。再不準。兒的勸諫。兒一定要把那屋梁來懸。問母親。到衰老。靠誰養贍。百年後。有何人送你上山。望母親。把此情。仔細盤旋。只恐怕錯悞了。後悔遲延。講雲霄勸畢。趙母心想。此時若把雲彥處死。雲霄亦要自斃。豈不絕了趙家後代。遂叫雲霄曰。爾既不忍爾兄之死。但爾父所遺田地錢項。爾若經理出入。不使爾兄亂支。有此擔當。吾卽釋放。爾能否。雲霄一面承許。兒願效力。趙母將雲彥解放。自此後。家務等事。盡由

雲霄管理。雲彥所作所爲。仍然如故。累累搞下債來。雲霄背母暗地用錢填還。惹出禍來。雲霄則私下賄禮陰消。復爲委婉勸導。要兄改心。奈雲彥爲酒色所迷。總不同心。雲霄看兄終不改心。若不替兄打箇主意。到他衰老困苦之際。如何結局。不若把每年所餘錢項。暗地買作銀子。預防兄衰殘困苦之費。幾年中。就積有三百四十餘兩紋銀。其兄與母。俱不能知。忽然趙母得病在牀。日加沉重。諒不能愈。想道。這雲霄到知積錢。但雲彥不立正業。若見我死。越發大膽。搞得家業傾敗。豈非連累雲霄。不如趁我在世。命

他分炊。日後或有箇好點。遂把親族請來到家。付託遺囑。宣眾位親族細聽講。謹將我言記心旁。不幸夫君命早喪。丟俺母子好悽涼。二子年幼無人養。因此我堅守孤孀。如今二子年已長。力也壯來身也強。不料雲彥好遊蕩。胡作亂爲實猖狂。雲霄卻還有志向。勤扒苦掙守倫常。今日爲我得病恙。只怕一命赴黃梁。別的事業都不想。但怕雲彥敗家郎。因此請來眾族長。把我家計細勘量。儻若我辭塵世上。伯伯呀叔叔呀。與他分家莫徬徨。轉面又望雲彥講。兒呀。只怕爲娘不久長。不幸娘若歸泉壤。快些改換前心。

腸後來再不學浪蕩。娘在陰司也安康。雲霄也須要會想。爲人總要學大方。兄弟分家要忍讓。莫爭房屋與田莊。本待與兒長商量。怎奈無常催人忙。講趙劉氏囑咐一徧。陡覺一命歸陰。眾親族遵其遺囑。就要與他兄弟分家。雲霄預將所存之金。窖在後院。然後將田地穀米。概行均分。拈鬮爲定。自分家後。雲彥更加肆行無忌。不數年將一分家產。盡行耗散。又遇是年天旱。糧米極貴。雲彥竟至衣食無措。屢次向雲霄討借。甚至設法訛騙。雲霄無不委婉助繼。後到困苦之時。欲將妻胡氏出嫁。雲霄得知。欲將兄嫂接

回誠恐兄未曾受過琢磨。必然故態復萌。只得暗出錢文。託厚友詐娶嫂嫂。暗助衣食扶養。雲彥將嫁妻錢項領去。不上兩月。花得罄盡。膝下一子。幾乎餓死。無奈只得抱與別人。雲霄又暗託鄰近名師。假意撫爲義子。每年又暗出學錢送米。供姪兒在館讀書。雲彥落得日間沿門告化。夜晚巖洞安身。忽然天降大雪。雲彥又冷又餓。想起當年如彼。今日如此。追悔無及。不覺放聲大哭。宣猛然受風雪飄。想起不由淚濠淘。悔從前不學好。作爲全不由正道。又好賭。又好嫖。搞得今日沒下稍。我的父。死的早。我母也曾把

我教我當時心猶高。反說母親太勞叨。我的母氣急了。用繩把我捆得倒。虧吾弟苦討保。母親纔把我恕饒。我就該遵母教。自後改邪歸正道。那知我心性傲。仍然如故把氣淘。每日裏耍滾刀。不是撞禍就嚼搖。憂我母心焦躁。不覺一命赴陰曹。臨終時。閑言道。叫我家計各理料。自分家。更胡搞。弄得一家無斗筲。到如今。把化告。受盡苦楚與煎熬。風又大。雪又高。叫我怎麼過終朝。這罪苦。是自討。大料今必赴陰曹。講雲彥大哭一陣。自料必死。忽有一鄰。砍柴過此。見之。問曰。爾弟尙好。何不求其周濟。雲彥說。我今搞到

這等光景。有何面目見吾弟乎。鄰曰。我且先爲通知。爾弟當不拒也。雲彥說拜託拜託。其鄰卽奔告雲霄。且告以雲彥有悔心之意。雲霄聞之。急把兄接回。兄弟相見。甚是悲慘。同居數月。雲霄見兄果然悔心真切。勤儉自持。一日叫兄開墾後院荒地。雲彥挖土。陡然得金一穴。歸告雲霄。雲霄曰。此天賜兄也。卽替兄作主。將銀換錢。置買田宅。修理房屋。復將伊嫂嫂與姪兒。一同接回。遂得團圓。雲彥見兄弟這樣費心。替他保全妻子。不禁眼淚滴下。自責曰。我無用如此。係累兄弟。罪莫大焉。遂率妻與子。同跪雲霄面前。

叩頭謝恩。雲霄阻之曰。兄嫂不必如此。我不過痛念同胞。少盡弟道耳。惟雲彥終不知檢銀之故。一日雲彥身得重病。服藥不效。夜夢其母告之。雲彥雲彥。身病重染。大恩未報。病體難痊。醒告其弟。雲霄纔示以窖金情由。雲彥深爲感激。遂製酒醴。父母墓前祭奠。祝曰。願保兄弟福壽雙全。兒死也甘心。後復同爨。自是兄弟永敦和睦。後雲霄三子。皆登甲榜。壽享九十六歲善終。雲彥亦享高壽。依此案看來。爲兄者當以雲彥浪廢爲戒。爲弟者以雲霄悌愛爲法。

賢女化母

列女傳曰。婦人愛女。其天性也。女事兄嫂。當倍加親愛。和
和謙讓。豈可自圖便利。相傾相軋哉。每見人家癡女。不知
兄嫂之爲親。稍不如意。則於父母面前。播弄長舌。論說是
非。使母氏嗔怒。致怨於兄嫂。視若仇敵。父母旣歿之後。兄
嫂恨已入骨。惡之如鴟梟。一家之親。乃至於此。深可痛也。
昔宋時。湖廣一人。姓鄒名廷林。常在左陽湖捉魚爲生。娶
妻李氏。生一子。乳名春元。李氏身故。繼娶余氏。生一女。名
喚瑞瑛。余氏素性不賢。恐丈夫偏愛春元。屢次刻虐。奈丈

夫性敖不肯從容。每下湖捉魚。必將春元帶上魚船。余氏遂無計可施。春元漸至十二三歲。方能幫父捉魚。不幸父又病故。余氏便加刻虐。自此春元食不得飽。衣不得暖。仍命下湖捉魚。與之破網斷網。若捉不得魚來。即打罵不休。瑞瑛屢諫。其母不從。時值殘冬。余氏暗將船槳刻損。春元不知。到湖中使船。方用力。槳折墮水。幸有漁夫數人救起。送回。淹淹凍斃。瑞瑛與母討乾衣更換。余氏不與。瑞瑛脫自棉襖。與兄換之。母責止之。瑛竟不從。春元因得寒疾。臥牀不起。余氏架請巫婆。暗造毒藥。要毒死春元。瑛知其故。

即跪諫其母。

宣瑞瑛女跪母前。幾微進諫。低著聲。下著氣。

細向母言。兒今日所論的。不是別件。為的是苦命哥。時乖

運蹇。

是他自作自受。娘何曾看薄他。

娘還說。從未曾把他看賤。為甚麼與

孩兒不似一般。兒在家同母坐。安樂飽暖。哥終日在江湖。

饑寒不堪。

他是男子應該吃苦。你這女子豈能打魚。

既喫苦。娘就該把他憐念。

娘為何暗損槳。使他脫船。若不遇眾漁夥。把他救轉。苦命

哥。豈不是竟喪黃泉。

是他自不小心。怎見暗損船槳。

哥淹淹凍斃。不與

衣換。兒自脫小棉襖。娘還阻攔。哥因此得寒疾。不能動轉。

娘不該請巫婆。暗造毒丹。

余氏聽之大驚。罵道。死妮子。怎出此言。哪。娘不必把

此情隱昧不現。難道說兒不知。其中的端。問母親毒死哥。

是何意見。把娘的心腹話。細向兒談。將家財置厚奩。賜你豈不妥便。老母

親說此話。真乃偏見。女命窮。何在那。陪送厚奩。未想你到

衰老。靠誰養贍。百年後。有何人。送老歸山。我將家財付你。女婿豈不養我。

女出閨。不過是勤來。瞧看。指女婿。好比那。執棹趕船。依此

情。萬不可。把他看賤。娘將來。要靠定。他的身邊。他又非你。同胞苦苦。

為他何故。在世間。為姊妹。講甚界限。雖異母也。同父。豈不顧憐

也不是。專為哥。纔來進諫。恐外人。道母親。後娘不賢。講余

氏說。你這死妮子。真乃性蠢。娘一心為你。你要苦苦扯他

何故。再要如此。決不寬恕。瑞瑛也不敢多言。即囑哥謹防。

故未就其計。自此煎藥熬湯。瑛自一人經理。既病愈後。凡

飲食勝於哥者。不食。衣服勝於哥者。不穿。余氏遂無可奈

何。待春元到。比從前稍愈。當年父在之時。曾與春元定婚

於荆姓。既娶荆氏過門。其母又深惡之。稍有些須。不是即

打罵不堪。飲食常不給。瑛私以己食繼之。母每以非理役

荆。瑛必婉言庇護。荆有錯悞。瑛必已認代遮。一日荆氏刷

鍋。悞將冰盤打破。母知決要重笞。方舉棍。瑛急趕進阻之

曰。冰盤是我打破。於嫂無干。母氏不準庇護。定要笞荆。瑛

宣講拾遺
日兒願替嫂受笞。嫂實無罪。余氏當時無法。因將荆氏逐出內宅。不準夫婦同室。命荆後院柴棚安歇。還唆囑春元逼壞荆氏。娘與兒另娶佳妻。瑛看不過意。卽跪諫其母。宣勸母親。切不可這樣偏見。聽兒把後來事細向娘談。強壯時把媳婦看作下賤。未想你到衰老。身靠那邊。就到衰老要他何用設得下流連疾。不能動轉。靠何人捧茶湯。事奉牀前送屎尿。脫與穿。要人照管。一步步離媳婦。舉動艱難。你豈能不求事奉我爲孩兒出了閨。婆家教管。焉能够常事奉。在娘堂前若公婆。明大禮能來勤看。婿性乖。就不準多坐一天。講來講去苦苦爲他

何勸母親。須要把事情看遠。兒將來是門客。能住幾年。久以後全仗我。哥嫂請看情義。疎來往。著有甚香甜。你還盼望他請麼。卽不然勸母親。當必自反。將人心比己心。便知酸甜甜。娘怎知待孩兒。姣生慣養。到婆家受折磨。娘心可安。爲婆教媳理所當然。嫂有錯。娘責教。理自當然。好不該。每非禮打罵。不堪非孩兒。敢這樣大膽進諫。恐外人笑罵咱。母女不賢。只要責罰有理誰敢笑罵咱。母女在屋內安樂溫暖。逐嫂嫂宿柴棚。寒冷怎耽逼的他。無了奈。設尋短見。傾家產。惹煩惱。後悔遲延。講余氏說你這死妮子。天將二更。還與我胡吵。我就逼死這箇

賤婦例該何罪。再要如此。定要打你。瑛也不敢做聲。各自安歇而去。再說荆氏自坐柴棚。寒冷難忍。想起自己命鄙。不出大哭。宣坐柴棚。冷難耐。淚如雨點。想起我命運乖。痛斷心肝。三歲時。父與母相繼命染。跟姨娘長成人。受盡顛連。我只說出了閨。得討安便。不料得比姨娘更甚。百般終日間。受打罵。不得飽飯。舊瘡殼。尙未脫。新傷又添。洗碗時。悞將箇冰盤打爛。非賢妹護佑緊。難逃皮鞭。觸怒了老婆。逐出宅院。獨命我孤單單。柴棚安眠。暖不溫。流平地。難禁打戰。還餓的。腹腸鳴。頭昏目眩。爹呀爹娘在。豈能够不

來瞧看。可憐我無娘兒。苦向誰談。娘呀願母親在冥府。快把靈顯接兒女。早歸陰。少受熬煎。仔細想。無生路。不如短見。把帶兒拴樑上。口喊蒼天。夫君呀結髮情。從今後。一刀兩斷。要相逢。除非是夢裏團圓。賢妹呀枉爲我受打罵。苦口進諫。卽轉世。忘不了你地心田。荆氏婦。手攀套。越哭越歎。頭又昏。眼又黑。跌倒平川。講再說瑞瑛。卧牀自思。我睡暖榻。猶覺寒冷。嫂在柴棚。片棉俱無。如何過得。教我心中何忍。於是卽起的身來。細聽娘已睡沈。遂攜被褥。悄悄出了寢門。來到柴棚近處。照看嫂嫂。倒卧地面。歎道。嫂嫂。真

乃耐冷。就能睡得著。連問數聲不應。進前摸之。氣息微細。週身如冰。悄悄叫喚。不見醒來。心中大驚。昔聽父言。凍死的人。只可用溫衣暖之。不可悞用火烤。卽將貼身小襖脫下。與嫂穿上。又將溫被褥鋪之。蓋之。荆氏得此溫暖。傾刻復甦。看見妹妹這樣照顧。歎道。賢妹晚來片刻。我命休矣。不由大哭。瑞瑛纔知他是上吊墜下。卽良言勸道。宣勸嫂嫂。你不必。唬哭悲歎。聽我把俗情理。細向你談。膺媳婦。誰不受些須磨難。若公婆不嚴威。不顯孝賢。任憑娘。心性傲。忍耐宛轉。咱只管盡孝心。竟憑青天。千年河熬成路。自古

所講。將來有安樂期。何須愁煩。百分屈。再不可尋此短見。喪了命。還造孽。聲名不賢。累公婆。與丈夫。傾敗家產。上撇老。下撇少。豈無罪愆。閻王爺。深惡的。這樣罪犯。嫂嫂呀必押到阿鼻獄。磨鍊不堪。錯悞了。受那些陰刑磨鍊。就不勝。在陽世。苦熬幾年。從今後。你只管放心大膽。凡事情。自有我與你遮攔。每晚閒。娘睡沈。前來作伴。至天明。歸寢房。與母同眠。我還要設妙法。把母苦諫。他將來。要有箇悔心。之天。到那時。得飽暖。何等安便。嫂嫂呀勝似你。尋無常。難把身翻。講這片言語。說的荆氏心稍寬然。曰。賢妹放心。自此

承絕此念。姊妹就此同宿柴棚。天明瑛歸母房。每日如此。荆氏道：「不受苦寒。」瑞瑛自思：「雖能護佑嫂嫂，母親終不同心。奈何？」不若設下一計。每日唬哭。母若問著，自有道理。於是唬哭二日。母問不答。至三日晚，余氏心疼不過，叫道：「姣生女兒，端的唬哭為何？」說來，娘好與兒出氣。瑞瑛假意歎道：「宣瑞瑛女跪母前，淚流滿面，想起我心腹情，猶若箭穿。我再說將實言對娘細講，又恐怕娘聽著，心內痛酸。」為娘如寶如玉，莫非哥嫂嫌賤於你。慈心母待孩兒，姣生慣養。俺哥嫂他豈敢把兒憎嫌。並不是有屈情，終日愁歎。但只怕出了閨，苦楚

難擔。膺媳婦有甚苦楚，道怕他怎的。為媳的受苦磨兒所親見。經年閒受

饑寒，痛苦難言。少有錯打，又罵不得飽飯。媳若逞強一句，

就挨皮鞭。那是有錯的媳婦，若無錯，豈能如此。世間人誰能無些須過犯。婆

待媳不同娘，待女心田打嫂嫂。兒看著嚇破肝膽。兒出閨

豈不與嫂嫂一般。是他有錯，娘纔打娘，還說無非禮。把他

磨鍊。殘冬時，獨令他柴棚孤眠。兒出閨，照此樣，娘可心願。

况祖母待母時，就似這般。若遵教訓為婆，母親在兒受苦

勤去請看。最怕的母棄世，無人可憐。兒越想越驚怕。娘呀

要尋短見，斷不去膺媳婦。被人憎嫌。娘費千辛萬苦養你成人兒，呀，怎說出這

短命非孩兒忍得心肯將娘捨恐後來受打罵苦磨不堪
話來娘若還怕兒死許我一件若不然兒一定早赴黃泉只要兒不
尋死三件四件娘只要娘待兒嫂與兒同看從今後再不
都能詐說是那件可把他憎嫌要與兒留後程免遭陰險咱母女落賢名萬
古流傳講瑞瑛一番假言嚇的母親道也心驚叫道兒呀
只要你不尋死後來總要慈愛他就是自後若有嫌媳之
意瑞瑛就要尋死竟感成慈母後瑛適為士人妻居家皆
知其賢都敬重他後歸甯抱數月嬰娃荆氏喜而抱要誤
墜火爛額母與兒俱怒要重責荆氏瑛阻之曰是我抱娃
與嫂室自不小心嫂實不知也荆免受責嬰兒竟死荆氏
悲悔不食瑛寬慰曰嫂非故然也我夜夢凶兒當死不然
我將大不利嫂食而後食及歸見翁姑丈夫以實告曰兒
已死徒怨無益不如早施其情也居家皆無怨言後瑛病
甚險嫂為素齋三年慇懃扶持毫無厭心瑛病愈後數年
連生五子皆登甲榜瑛為一品夫人壽享九十三歲善終
依此案看來居姊妹者當以鄒瑞瑛為法名流黃卷永垂
不朽

惡婿遭譴

嘗思三父八母俱有恩惠。原當孝敬。外有岳父岳母。亦未嘗不當敬愛。想他養女。移溼臥乾。梳纏教誨。備辦粧奩。花錢費鈔。操碎心機。嫁與你家爲媳。事親宜家。生男育女。同偕到老。細思豈非岳父母之恩惠乎。更有一等乏嗣的。岳丈平生只有一女。到衰老困苦之際。婿若殘忍。不相憐恤。則孤獨饑寒之苦。殆有不堪言者矣。此等悍婿。豈能無罪。今舉一案。悍婿刻虐岳父母。而遭慘罰者言之。西安府有一人。姓陸名振德。娶妻馮氏。雖然田產不多。頗有貲財。只

生一女名喚桂蘭。幼時聘與高華林之子名青彪為妻。陪送足值二百餘金。既嫁女後無人事奉。夫婦相商。過堂姪名純孝為子。以便事奉。其婿高青彪得知。遂備禮物。攜妻探親進堂。見了岳父母。用巧言勸阻。宣見二老使一禮草堂坐穩。有幾句機密話。細向你云。想二老置家產。辛苦受盡。何須要過繼嗣。讓與別人。只恐衰老之時無人事奉。親生兒娶媳婦。多不孝順。繼嗣子他豈能事奉。慇懃。凡有事吩咐他。不遵教訓。惹著他。便使性動嘴掀唇。受我若大家私。豈能不遵教訓。把家產付與他。由他乖舛。只恐你不當家。毫無趁心。見了他妻合子。

玩耍歡欣。若看見你二老。恰似路人。若不過繼。靠一女婿。何人事奉呢。

半箇兒。理當孝順。至親近。再莫如女與雙親。體二老養女時。辛苦過甚。俺豈能不事奉。報你深恩。你有父母在堂。豈能常來事我。有

父母俺豈能忍心忘你。即不然。把二老搬我寒門。凡供養與父母一般。看問俺婦夫。同孝敬。四位尊親。常在親戚家住。有甚趣味。

閑暇時。與我父古今談論。悶來時。攜外孫同遊散心。每三餐。有酒肉。與父同飲。享幾年清閑福。何須勞神。到了衰老。臨危之際。

可該怎的。到衰老。俺夫婦事奉要緊。與二老預備下棺槨衣衾。臨危時。再送你夫婦歸郡。到那時。自然有承重之人。說的道好。

欲把家財付你。你若肯把家財付我承認。我豈能如禽獸。只恐久後變心。負義忘恩。久以後若變心。違今談論。道教我遭天譴。火坑喪身。講陸振德聽婿這片言語。心中憂疑不定。桂蘭又加巧言哄母。其母馮氏就要依此而行。振德曰。咱這家財。猶如命根一般。若付與他。久後欺心。擺弄咱夫婦。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如何結局。馮氏說。老漢何必多心。親生女兒。豈能昧心。沒看堂姪純孝。生來無福。他的家業。都被他敗盡。若繼嗣與他。只恐難守。若去跟他受罪。不如靠定女身。說的振德無了主意。長歎一聲曰。任憑你意。馮氏得此言語。

遂把銀兩暗運女家。約有二千。青彪得此銀兩。置買田產。自此發富。遂接岳父母到家。事奉果然慇懃。如是三年。毫無厭心。振德看他事奉頗好。又把田園賣盡。僅留坐場。卻把紋銀暗自藏埋三百兩防身。餘皆付婿。族人看不過意。遂哄純孝曰。你伯的家產。應繼與你。今都付婿。豈不虧你。純孝說。家產被我敗盡。心常抱愧。若受伯業。只恐難守。不如由他付婿。使妹丈替我事親。豈不妥便。族人聽之。皆稱他為忍讓之人。青彪看岳丈家產已空。再無可侵。事奉不如從前。便命振德割草放牛。使馮氏舂糠磨磨。若不領受。

喫飯都不香甜。可憐振德夫婦。一生清閑。至今受此苦勞。心中好不難過。桂蘭看爹娘受勞。心中不忍。以良言勸夫。青彪不依理論。反出惡言。甚至打罵。惹的桂蘭氣鬱成疾。不能動轉。凡請醫調治。煎藥熬湯。合家人等。皆不過問。全賴振德夫婦照管。如是年餘。病仍不愈。振德囊空。與婿討錢取藥。青彪分文不與。振德無奈。只得回家去取所藏之銀。挖地找尋。杳無蹤跡。料必被人檢去。只得暗悲。復往桂蘭在病牀。看爹娘受此苦勞。不由痛哭。宣桂蘭開言淚漣漣。看見爹娘好心酸。是我年幼識見淺。誤中丈夫巧機關。

承許終把你養贍。纔去同夫加巧言。誑你銀錢置田產。至今殘忍昧心田。喫他兩碗眼角飯。若不做活不香甜。因此與他把理辯。聽他許多不堪言。氣鬱成疾把病染。累你二老受顛連。只要女兒病愈。累死俺也心甘。父母受累雖不怨。只恐兒病難保全。兒在能把你憐念。兒死爹娘靠那邊。家產俱被夫誑騙。累你老來受饑寒。丈夫心懷狼狗膽。久後必不把你憐。哎爹呀。喫穿二字誰照管。哎娘呀。衰老何人事牀前。二老在世受苦難。兒死九泉心何安。桂蘭哭的肝腸斷。歎壞衰殘二老年。講母女三人哭的如死。青彪聽之。進房惡言嚷。

道你自進我宅院。至今並未平安一天。仍是終日嘔哭。實

則可惡。桂蘭見夫動怒。為爹娘在此。遂轉笑顏。口尊夫君。

念咱結髮之情。且坐牀邊。妻有幾句不盡之言。望夫君細

聽。青彪急口應曰。還有甚麼盡命話。快快講來。桂蘭說請

聽。宣夫君不必怒滿面。為妻言語挂心間。父母嘔哭無別

件。只恐妻的病難痊。冥王要命我死別者無掛念。可憐二

老年衰殘。望夫慈悲施恩典。念咱夫婦結髮緣。你若死了那還有緣

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每與兩頓餐。全當惜老行方便。為

他少女又缺男。無兒怨他命好話說够千千万。昧著天良

出惡言。六尺身軀男子漢。為何言語不照先。有甚麼言不語不照先

記那時把銀騙。承許養膳到衰年。今喫兩碗眼角飯。恰似

兩箇老長年。誰家能以坐吃現成把俺母女作下賤。與你理論出惡

言。氣鬱成疾把病染。從來未曾到牀前。難說教我夫妻情

常都算淡。不該刻薄二老年。不記當年發誓願。久若昧心

火坑眠。我也未曾不養活他不怕犯誓遭天譴。竟自殘忍昧心田。縱

不與你把理辯。只恐上天不從寬。講這片言語說的青彪

大怒曰。說我昧心。真箇昧心。看上天其奈我何。上去抓住

振德夫婦。就往外扯。桂蘭意欲阻攔。奈久病在牀。不能舉

動只落賊天叫地的痛哭。青彪竟把岳丈夫婦扯出。又將大門緊閉。可憐時值殘冬。天將二更。一老孤獨癯殘。無處可逃。少不得戰梭梭的依門。苦口哀告。宣老兩口戰梭梭依門叫喊。尊一聲。賢佳婿。施恩從寬。在貴府供養俺恩德不淺。恕無識。失檢點。冒犯尊顏。收我回全。當你積福行善。可憐俺年高邁。孤獨癯殘。即不然。暫留俺今宿一晚。待天明。即出門。決不耍奸。老兩口苦哀告。好話千萬。狠心賊。忍著聲。不應一言。罵一聲。高青彪。狠心狗膽。我過繼。你不該巧言阻攔。那時節。承許我。供給養膳。也是我識見淺。上你

賊船設計謀。把俺的銀錢誑騙。至此時。家頗豐。昧卻心田。到你家。僅住有五年之半。雖喫你兩碗飯。恰似長年。看女兒病難愈。垂淚發歎。觸怒你。虎狼心。推出門前。想當年有財產。何等安便。副的俺淨消消。赤手空拳。殘冬時。三更候。天如墨染。推出俺。老夫婦何處安眠。老天爺。又降下。鷲毛大片。東北風吹的俺。週身骨寒。喊天高。叫地厚。肝腸哭斷。今夜晚。生把俺。老命來捐。夫叫老妻。在此處。無可久戀。少不得。忍著冷。漫漫回還。妻凍的我。週身疼。不能動轉。睜愁眼。看不見。夫在那邊。夫叫老妻。手按地。漫漫立站。上前來。

摸著手。我把你牽。妻曰看不見。高與低。怎知深淺。夫曰遇坑死。

遇河亡。聽命由天。妻曰哭女兒。在病牀。無人照管。咱母女再

相逢。除非夢閒。夫曰逼的咱。無奈何。移身外轉。走一步。跌一

跌。口喊蒼天。妻曰深一脚。淺一脚。苦望前盼。頭又暈。眼又黑。

倒在平川。夫曰這就是。盡命地。爹娘叫喊。願冥王。早勾簿。免

受熬煎。妻曰願惡婿。犯誓愿。快遭天譴。此等惡。不顯靈。誰還

信天。謹曰振德夫婦。同倒雪地。自料必死。轉睛視之。面前乃

是一座破窰。老夫婦。遂扒進窰內。停身。高青彪把岳丈夫

婦推出門去。遂回內宅。把妻病房落鎖。父母誠懲而不聽。

傍人懇情而詆觸。桂蘭在病牀。哀告的舌燥音啞。青彪殘

忍。終不開門。竟自餓斃。遂卽葬埋。振德夫婦。居於寒窰。大

雪三日方止。又冷又餓。淹淹將斃。幸遇姪兒純孝。賣柴徑

過窰側。聽有人聲。進窰視之。乃是伯父伯母。正在對面唬

哭。上前問曰。二老何至於此。振德夫婦。見是姪兒。自覺慚

愧。不禁大哭。純孝曰。有話但講。何妨。何必悲唬。振德說。噯

後悔遲了。遂把趕出踏雪。進窰。情由訴明。純孝說。二老何

不逃家。振德說。至今有何面目見你。純孝說。二老何出此

言。願二老同到我家。終身供養。振德說。意欲前往。奈三日

水米未餐。頭暈眼黑。不能舉步。純孝把擔子丟在窰門。先
 把伯父背送里許復轉。又背伯母。再回取擔。離家本有五
 里。顛倒往來。足走三十。把二老背到家中。見妻何氏說。今
 接父母到家。可急辦飯。何氏亦甚賢淑。把二老安寓草堂。
 即時進厨。把飯煮起。捧至堂前。二老見姪媳這樣恭敬。自
 覺慚愧。宣見賢媳。盡孝道。自覺愧慚。想當年做的事。悔斷
 腸肝。也是我年高邁。失卻檢點。好不該聽讒言。累你貧寒。
 母早過繼。怎至於受此苦難。我怎麼昧著心上。他賊船做
 此事。死陰司。難見祖面。這碗飯。真乃是無顏下咽。純孝看
 二老不

吃即以巧
 言寬慰曰勸二老。都不必。因此追歎。那財產不在兒心腹
 之間。若原無兒。豈能不供養膳。你只管放寬心。快把碗掇
 媳日親受苦。即是兒不孝過犯。若知道他昧心。早把你搬。咱
 雖窮。也不斷兩餐粗飯。何必去在他家。惹人憎嫌。有一七
 歲孫娃
就知孝
 敬二老問老老。不喫飯。所為那件。莫非是嫌飯劣。心不願
 餐。我即去買糕餅。煮箇雞蛋。願二老快喫了。哄俺去玩。女
 娃
僅有三歲也
 知上前去讓走上前。喊老老。摸摸飯碗。抓祖衣。飯飯飯。要
 乖不堪。老兩口。看此境。又喜又歎。掇起碗。小孩娃。喜笑連
 天。講振德夫婦見得此境。喜歡交集。遂即用飯。又遲數日。

命純孝往探女病信音。將近高宅。忽見院內火起。前後通紅。家人同高華林老夫婦。越牆逃出。喊叫不休。眾人來救。火勢愈盛。人莫能近。只見高青彪在火光之上。高聲喊道。此火人莫能救。因我殘害岳丈。餓死病妻。犯誓遭譴。該我火坑斃命。頃刻之間。燒的合宅草芥不存。純孝回稟二老。二老方消心頭之恨。自後純孝夫婦。事奉慇懃。每賣柴。回必捎些食物奉進。冬溫夏清。昏定晨省。終無厭心。一日純孝開後院荒地。得銀一罇。報與二老。振德歎曰。你是孝心所感。此銀已埋數年。若前日我來尋著。今日那可復得。自得此銀。貿易爲生。萬事亨通。無不趁心。未幾遂成巨富。及二老臨終。純孝夫婦。盡禮盡哀。後子登科甲。夫婦同享九十善終。試看此案。純孝若不誠心盡孝。未必能得榮顯。青彪若不昧心。豈能遭此慘報。奉勸世之爲繼嗣者。當以陸純孝爲法。爲子婿者。當以高青彪爲戒。

王公孝友

巴州王賢書娶妻余氏生一子名叫王燦章不料余氏身故賢書續娶李氏復生一子名王煥章孰意李氏不賢心想吞謀家產使己子一人獨得因而百般磋磨燦章心想燦章受磨不過必然自尋短路而死燦章知後母之意便欲自縊以慰後母之心轉思人子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逃我雖父母所生乃

皇上之民也使吾母以家財之細而傷

皇上之民是置吾母於有罪之地也豈得為孝乎是以李氏罵

也歡欣受著。李氏見磨他不死。遂造毒酒一瓶。假意厚愛。燦章。燦章知是毒酒。心想喫了。又添後母之罪。若是不喫。必觸後母之怒。便說母親。兒今日心裏作翻。這陣要嘔。聞不得酒氣。待兒明早就喫。說罷就嘔吐不休。李氏又假意憐惜於他。就叫燦章去睡。燦章睡至三更起來。取紙筆寫書信一封。辭別後母。收拾行李。輕開房門。拜別先祖。取出板橙一條。安放後母臥房門口。將書信放在橙上。四拜而去。次早後母李氏打開房門。見板橙有書信一封。心中驚異。遂將書信放在房內。以待他兒煥章回來觀看。書信收訖。就往燦章房中去看。始知燦章逃走。心想這封書信。必是燦章咒罵他的。遂命僱工去書館喊他兒子煥章回來。看過明白。煥章回家拜見母親。李氏便說煥章兒。你看燦章這箇雜種。他不在家奉養爲娘。昨夜偷跑出外。猶屬小可。他還寫起一封書信罵我。你拿去看看。煥章看完便哭。李氏罵道。你這箇雜種。平常我說你哥哥不是好人。你還要向他今日寫起書信罵我。你纔曉得傷心。這箇時候。匾起嘴哭。你快去喊人。跟著趕轉來。我定要活活打死他。煥章雙膝跪在母前泣曰。母親呀。兒看書信。哥哥並未會罵。

宣
母親一句。只自說他不孝。得罪母親。教兒勸母親。不要惡氣。母親有病。眾屋之事。教兒勸母。莫要太勞心了。又教兒發憤讀書。好心事奉母親。如此而已。並未說半句外話。李氏道。你說這些話。哄那箇。他已經不認娘了。他還憐念爲娘不成。那有這種好人。我卻不信。念與我聽。煥章手捧書信。從頭念曰。宣兒燦章。寫書信。珠淚滾滾。兒的母。休著急。體兒之言。母的心。見兄弟。爲人本分。恐怕他。異日後。難把家興。一心要。把田地。獨占全分。又怕兒。不肯讓。要與弟爭。因此樣。苦琢磨。想兒自盡。因此樣。造毒酒。喪兒殘生。講煥

章念到此處。李氏罵道。你這奴才。還說他未罵娘。爲娘的這等臭名。他俱道起來了。娘何曾想謀他的家業。何曾苦苦磋磨他。何曾造藥酒毒他。這箇雜種兒子。道爲娘這種狠心臭名。煥章下氣柔聲道。母親說未磋磨哥哥。爲何待哥哥。不像待兒。哥哥身體單弱。挑水不起。兒的身體強壯。挑水毫不費力。母親就該教兒挑水。纔爲公平。爲何不許兒去挑水。要佔住哥哥去挑。豈不是磋磨哥哥嗎。母親又說未造毒酒。兒便要嘗那些壺瓶之酒。說罷就去房中。揭開櫃子。取出一把酒壺。將要著酒而飲。母親著忙。就將酒

宣講抄遺
壺打潑在內。煥章見其事真。號聲大哭曰。母親母親人之富貴貧賤。原有命定。兒的命該發財。母親就無一點田地。與兒兒也會曰。手興家。兒的命該貧窮。母親就與兒掙萬貫家財。兒也享受不起。終久要浪蕩罄盡。母親母親。司馬溫公有言曰。積金銀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田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耕。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為子孫長久之計。母親母親如何不與兒積陰德。要與兒積孽錢。全不想古言道。孽錢歸孽路。謀人妻子不顧家。謀人田產水推沙。與兒孫積一不義之

財。即為兒孫留一不測之禍。母親呀。你想謀死哥哥。使兒獨占全業。天地祖宗豈肯佑兒不成嗎。哥哥的母親又豈肯容兒不成嗎。當日鐵杵的母親打死前娘兒子鐵白鐵。曰的母親告於冥王。冥王命他來打死鐵杵。這是一報還一報。害人終害己。母親今日做這事情。實係把兒害了。煥章哭得傷心。李氏聽得無言可答。煥章又捧書念曰。宣兒本願服毒酒。自己喪命。怎奈兒生身母無有後根。講煥章念到此處又哭曰。母親前母只生哥哥一人。要將他毒死。母親如何這樣忍心。宣兒服毒身死了。亦不要緊。不細想。

兒的母也有禍。因儻若是眾族人。知此情信。必定要告官。府連累母親。到那時。要用錢。還要拷問。四鄉人說長短。敗壞名聲。想爲兒到母前。全未孝敬。反使母受冤枉。怎樣安心。兒因此纔不敢去尋自盡講煥章念到此處。又哭曰。哥哥不服毒酒。非是怕死。他怕的家族不依。要告官連累母親。又使外人道。母親不賢。你百般磋磨哥哥。哥哥尙且這般憐惜母親。哥哥百般孝順母親。母親如何全不憐惜哥哥。一點母親呀。幸喜哥哥會想。若不會想。一旦服毒而死。家族知道。告於官長。母親看這一場事。如何得了。李氏低

頭無言。煥章又捧書信念曰。宣見藥酒。兒無計。只得裝病。

這是兒欺母親。大有罪名。蒙母親發慈念。命兒去困。兒睡定。心頭想。珠淚長傾。今日裏。未得死。多虧裝病。明早晨。用何方去誑母親。兒無奈。寫書信。遠遠逃遶。家中的田和土。讓與弟身。講煥章念到此處。又諫母曰。母親古言道。人怕三十而死。只怕死後無名。母親將哥哥逼出在外。眾人說的如何聽得。兒勸母親。快快叫人趕我哥哥回來。其母曰。我曉得叫人去趕。你把這篇話念完。我聽煥章又復念曰。宣周氏妻是兒父。幼年聘定。今已滿二十一。還未過門。

宣言抄遺
兒今去。到雲南。生死未定。兒不敢誤人家。幼女一生。兒今夜寫退書。腳手打印。望慈母拿起來。交伊雙親。王煥章念到此處。問道母親。兒妻余氏。今年有多少年紀。李氏道。余家的女兒。今年纔十五歲。煥章說。母親。兒今年方十七歲。余氏今年纔十五歲。母親就要與兒完娶。哥哥今年已有二十三歲。周氏嫂嫂已有二十一歲。母親如何還不與他完娶。要等爲兒一路。是何意思。母親這明明有兩樣心了。設若母親是前娘。討箇晚母。也是這樣待兒。看母親心下如何。今日哥哥寫下退婚。看母親如何拏去。交與他的父

母李氏道。你快念完我聽。那有這多話說。煥章不敢多言。又捧書念曰。宣兒此去。永不敢回家看問。學伯夷。逃首陽。餓死甘心。講李氏問伯夷爲甚麼事餓死。煥章說。伯夷是孤竹君的長子。次子名叫叔齊。孤竹君一心傳國於叔齊。叔齊不肯坐位。說傳國本該長兄。我坐了位。豈不是沒得天倫。於是逃於首陽山去。伯夷務要遵父之命。不肯坐位。也逃於首陽山去。其後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周朝之粟。情甘餓死而不怨。母親哥哥今日體母之心。逃往雲南去了。他到學了伯夷而遵父命。母親兒也是人。難道就學

宣言抄遺
不得叔齊而重天倫不成嗎。於是就與母親拜別。也要逃往雲南而去。李氏說道。你就要去。也要把這篇話念完。煥章遵命。又捧書念曰。宣天生人。貧與富。原有命定。兒出外。知勤儉。母莫耽心。怨爲兒。未在家。孝養恭敬。兒的母。要耐煩。切莫生嗔。煥章弟。有大用。母要教訓。到後來。必定要大顯門庭。講煥章念到此處。李氏怕煥章當真要學叔齊遠逃。遂借他哥哥的話來破醒他道。你哥哥說你有大用。我看你一點用處俱沒得。爲娘這樣打主意與你掙家業。你還不曉得享受。猶要逃走。拏到現福不享。那還有箇甚麼。

大用煥章道。兒本無有用處。辜負母親的教育。但有用無用。也不在貧富上分。聖人書上說得明白。齊景公有馬千駟。就發財已極了。臨到死時。沒得一人稱贊。伯夷叔齊弟兄讓國。餓死首陽山。到如今誰箇又不頌揚他的好處。母親謀得哥哥二百畝田。難道兒就不曉得浪用。但受了這分田。哥哥到成了伯夷。兒與母便落了萬代罵名。母親還要細細思想。李氏無言可答。只是教他快念。煥章又捧書信念曰。宣兒的父。生身母。埋在宅近。望慈母。請工匠。修砌墳塋。講煥章問道。母親。哥哥請母親。教工匠修砌前母的。

墳兒勸母親念前母興家受了八年辛苦就請工匠與他修砌墳墓好耶不好李氏說道他興了甚麼家受了八年甚麼辛苦他的墳都要修我的墳豈不要雕龍雕鳳煥章哭曰母親不許兒修前母的墳後來還許不許兒修母親的墳李氏說道我不曉得自己先行修起奚罕你修煥章又低聲下氣道母親的墳母親自己喊人修不要兒修及到仙遊之後還是母親自己喊人去葬還是要兒喊人去葬李氏無言可答便說教你念又不念那有這多話說煥章又念曰宣兒不孝連累母常常生病家庭中些小事母

莫操心衰弱人勞了心越多病證那時節還是母自己受疼講李氏說我有病與他甚相干那箇要他掛欠煥章下氣柔聲諫曰母親做得這般絕情也是哥哥是箇真孝子纔是這樣掛欠若使別箇遭這毒害日日投張告李怨恨不休深怕母親不死他豈肯這樣掛欠母親還要再三思想李氏說我就死了都不要他掛欠煥章又婉言勸曰母親不要哥哥掛欠還要不要兒掛欠李氏說掛欠不掛欠在你快快與我念完煥章承命又念曰宣再拜上我賢弟須要發憤把詩書苦鑽研揚名顯親爲兄的這一生命約

已盡實指望。你賢弟報答深恩。我的母不幸得早已喪命。望賢弟發慈悲。修砌墓塋。兄在外。慈母親不能孝敬。早與晚。仰賢弟好好順承。讀詩書。原來是修身養性。切不可專務文。不敦實行。兄不孝得罪母。弟當容忍。勸母親耐煩些。切莫認真。講煥章道。母親念畢了。看哥哥這封書信。那一句不是認錯。與母親賠罪。那有半句怨了母親。兒勸母親急急著人將哥哥趕回。與兒一樣看待。兒的心內過得。兒就在家安得身了。若不著人趕回哥哥。他學了伯夷。兒便要學叔齊。這是兒的實話。母親意下如何。李氏心中暗想。

燦章並未薄待於我。我這樣苦害於他。他未曾瞞怨一句。反轉替我憐惜。世間那有這種好兒。如不著人趕他回家。我兒就要學叔齊遠逃。這樣謀得家業。交與何人。就命王煥章。喊雇工段大明。姚紹祖。二人去趕王燦章回家。情願與己子一般看待。永無二心。後果趕回。李氏待之甚厚。是年燦章完婚。周氏。周氏亦賢孝。助夫讀書。不數年。煥章燦章次第成名。煥章署粵東學正。李氏染病而亡。苦燦章在家醫治。送終後。燦章官至廣西太守。燦章子孫科第聯陞。皆由孝友所致。

